Dr.二2
2802
22-22

盡心章句上趙註云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論語注云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長其性以事天也故以盡心爲篇題○正義云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盡以盡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己之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

孟子曰盡云云 蒙引云所謂盡心者蓋此心本來無一理之不具無一物之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此子室碍方是盡心云云○存疑云盡心與存心不同盡者盡其中之所有也存則操之使不放耳盡心知性有先後知性知天無先後○盡心知性俱以成功者言知性若非成功亦不能盡心亦不能知天知性即大學聚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知天即孔子五十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五章皆言性命之學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即大學之要法也論古聖賢凡六章餘皆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章是示人以人合天之學「盡心心上更無一物依然與大虛同體故盡心即是知性也非謂盡心由乎知性也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新安程氏曰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三處互相發云。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

門 四三12 號 2802 22-22

十而知天命○文林貫旨云盡知字是究其妙的意思天是理之所從出即性也○淺說云知天所以有是性者又自天而來也天有元亨吾得之以爲仁禮天有利貞吾得之以爲義智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性則已既知性則知天矣天人一理性命一物不知○徐岩泉曰性之神明處師是心心之萬理畢備處師是性心性一也盡心知性是將事不是盡心由于知性若如此說則認心性是兩人知盡有先后非矣○孟子只爲人說性便遺了心說心便遺性故云盡其心者乃是知其性也師盡了心裏出知性來 ○高中玄曰性師心也天師性也命師天也○盡心乃存心養性之成功○舊說以知天屬夭壽不二以事天屬修身以俟支離牽合且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只是一鳥謂一件事師所謂君子行法以俟命者也 集註 心者人神明云云 蒙引云理曰衆理事曰萬事蓋事

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扶）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朱子曰 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惟就

尤多也理則仁義禮智四者亦足以該括其餘矣○又云註心者人之神明心是活物大凡說心處都是指活者此心字指其活者言所謂虛靈知覺者也故曰人之神明若夫胸中方寸地指其神明之舍耳非神明也神明方能具衆理應萬事非謂塊然方寸地能具衆理應萬事者也其曰心者性之郛廓亦謂性不出乎此有似乎性郛廓耳亦非謂方寸地當郛廓也故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着來神明本是人一身之神明而一身之神明悉萃此箇中故手有手的神明本是人一身之神明而一身之神明悉萃此箇中故手有手的神明足有足的神明耳目有耳目的神明以至一毛一髮莫不各有神明云云只是那精明處是神明畢萃於此箇中故手持足行而所以持所以行者神明在胸中有以運之也目視耳聽而所以視所以聽者神明在胸中有以運用之也○

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 慶源輔氏曰 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而來也○ 陵陽李氏曰 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

通義許白雲曰朱子釋明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心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二者無大異蓋心卽明德之謂乎蓋德者得也所得乎天是釋德字本義而指其得之之原虛靈不昧以狀明之體具衆理應萬事指所得之實然而虛靈不昧則心也具衆理則性也應萬事則情也是合心性情三者言之而以得乎天冠于其上其釋明德爲切至於言心而曰神明是指人身之神妙靈明先之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之本而言其所統則性情也故亦曰具衆理應萬事此釋心字亦切况德者謂得之於心不以心言則德何所倚乎然彼言以者順辭也此言所以者有主宰之意此又微有輕重之不同也[天又理]云云蒙引云天與中庸天命之謂性天字同人之仁義禮智由天之元亨利貞而出○通義程氏復心曰天以公共道理而言集註三語斷置得心性天三者可謂精密矣[窮夫理]章圖吳伯章曰夫一作天誤

[物格]云云大學朱註云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

[存其知養]云云存疑云存心工夫兼動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或謂知此則靜時存心就茲得養性矣愚謂尚有毫釐之差蓋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徐岩泉曰存其心句得養其性心統性情性卽所具之理也心是活物易於存工故曰存性中之理生生不息故曰養養之云者不斷喪其生理屈折其天机使之日夜滋息也卽所謂養其良知良能也註中順而不害順字稍不切○燃犀解云養者不斷喪其生理屈折其生機使之日夜滋息也非存心之外又有養性之功也○又云事天者如子之事

盡心。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爲先而知之爲後。是失其先後之倫也。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問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爲一衮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熟底事耶。[朱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通考]勿齋陳氏曰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聲而不舍上聲。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卽是事。心性卽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宗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存心。盡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

父臣之事君一般敬謹非事天而何○又云天既不外于心性故事天不外于存心養性其用心也惟存其心而不使之放逸因以養其心所具之性不至于梏亡則日用莫非帝則而動靜俟于鑒視不必別求事天此則所以事○發明云心是活物易於存亡故曰存性中之理生生不息故曰養○淺說云心既盡矣又貴乎有以存之使其一動一靜常在于方寸之中能爲一身之主性既知矣又貴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則而勿喪其本然之真夫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吾而放之害之則違天矣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爲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即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予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爲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殀壽云云 揚明云殀壽乃氣化之不齊不貳不以介其心性○存疑云是知天事天之極功也故能立命○呉無障曰恒情於殀有畏避之意於壽有羨慕之意是把殀壽作兩項看便是貳之也不貳者直是生死一視略不以此動心○燃犀解云殀壽不二非不二于殀壽乃殀壽不能二我我自有千古不老萬劫不壞者在天地有銷歇而我這個無銷歇何二之有○宜照解云俟者脩其在我之身而俟功候之自至○馬君常曰俟者一任殀壽順而待之○又曰立命不是把命來由我植立只是我能植立于天命之中不爲搖動○李卓吾曰事天時天做主立命時我做主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植立不隊天命上文天命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爲害之。朱子曰殀壽不貳不以死生爲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疑者。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殀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殀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殀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貳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慶源輔氏曰殉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爲害

[集註]自理而言云云 蒙引云自理而言謂之天天者理之本體也故下句云自稟受言自存諸人言存諸人是以稟受以後時言也
[張子曰由云云] 蒙引云太虛者無極之眞也氣化者二五之精也○由太虛有天之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由氣化有道之名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也愚頗疑張子合天與道而言未爲精確○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者成之者性是理載於形氣中也專是理不謂之性專是形氣亦不謂之性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知覺吾之靈爽然其所知覺者乃理也此人之神明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心字是純好字即本文之存心盡心者也小註以爲兼道心者未得其眞

之也○[新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通考]朱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事理言殀壽不貳即是知命脩身俟之即是俟命命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

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趙氏曰]集註並舉程張二說正欲學者於三者同處

分析得其處分明於其處體會得同處親切耳。○【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推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推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曰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庶幾乎【通考】【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根於理而理隨於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而知覺則雜於氣此即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也○【北山何文定曰】張子所謂虛字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爲虛爾下面合虛與氣証之

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夫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爲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爲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七到反）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慶源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言知行之極功仁智之能事命兼理氣言

妄作而已不履其事則必至於妄想空虛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貳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

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略可見矣○〔節齋蔡氏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謂勇也與大學合前屢言矣○〔雲峰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者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殀壽貳其心方見其爲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脩身以俟死方見其爲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爲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脩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脩身則所爲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爲害之者也

孟子曰莫非云云　燃犀云上章命指理言此命指氣數言莫非命勿泛指吉凶禍福言蓋言人世生死夭壽莫逃自然之數但有默主之者○揚明云命指氣數順者不逆受者不辭○存疑云莫非命雖曰吉凶禍福其意則兼上文殀壽○宜照解云順字即上俟字順受即無僥倖苟免意

是故知命云云　燃犀云是故字緊承順受來○又云岩墻墻將覆者立其下喩危險也○蒙引云巖墻高危之墻也○凡行險以僥倖者皆立巖墻之下也其以巖墻而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不可專泥此也○王充論衡云魯城門久朽欲頽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正惡其久也故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姚承庵曰命有氣數在我却全以心性主張故下不立字○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意正如此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此發上章修身俟命未盡之意）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朱子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雲峰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巖牆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盡其道云云　文林貫旨云盡其道即存心養性修身以俟之意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音福）者。知正命則不處（上聲）危地以取覆壓之禍。○慶源輔氏曰立乎巖牆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自家却去下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問人或死於干

桎梏死云云　疏正義云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今戒獄匣手足者也按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其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欲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强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此亦非正命之意○存疑云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有以致之者非正命也盡其道而死莫之致也桎梏而死有以致之也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則所以順受乎其正也比干之剖心文王之羑里孔孟之不遇是謂盡道而死數聖人者初無以致之乃正命也數聖人亦惟順受之爾若四凶之受罪少正卯之被誅乃是自有以致之所謂桎梏而死不可謂之正命也

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剉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足械也。梏枯沃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新安陳氏曰】不盡其道而有罪爲犯罪者在縲紲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

問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朱子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殀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値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覬覦於天而爲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値凶禍天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値乎凶禍天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爲正命耳。○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爲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壹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安受天命之正命以氣言

孟子曰求則云云演云則字重看有隨求隨得無積漸意下則字同○燃犀云求是隨處體認隨時涵養二則字重有隨求得隨舍失意○存疑云是求有益於得言求之可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言求之而不得也○姚承庵曰在我者何物即上章所謂性下章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求在我者如何求師上章所謂在養下章所謂強恕而行也知得在我者自我而外皆可置勿求矣孟子此論激多少奮心多少安心

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地死無慽是謂正命○雲峰胡氏曰前章末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於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求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立先通考程氏復心曰上章止言壽殀故集註又推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受然惟不為莫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為正命故上章所謂君子脩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

○此章言內外之辨欲人審所來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猶言有補助 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云云蒙引云求之有道問以道而求者如何曰如學而求師病而求醫人君之求賢才之類此非妄求也乃有道之求也但是以道求即是求在我者但是求在外者即是妄求○文林貫旨云道是當然的理命是自然的數○存疑云此見以當致力於其所可求不必勞心於其不可得也○通義仁山金氏曰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句皆古語常言孟子摘其所求者斷之集註為仁由己論語顏淵篇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富貴在天同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如不可求云云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內外輕重之等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命字以氣言 ○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 ○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己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

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章示人盡性之學意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去聲之內也。[通考]程氏復心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臭好去聲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上聲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道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撿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眞箇忠事親眞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是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爲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眞有之而非出於勉强僞爲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强而仁在我矣。下言强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强恕以去己私

[孟子曰萬物云云]鄒嶧山折衷云一物各具一理理散在萬物故不曰萬理而曰萬物萬物當然之理本來皆具於性分之中而無一之或欠所謂具衆理也○脉云不曰萬理備於性而曰萬物皆備於我正謂我與物原同一體不是兩件當其在我而萬物已備矣有一之不備便非眞我備者有合而一之之意勿入性字理字爲妙○陳白沙云君子一心萬理完具厭薄之心何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袁了凡曰此章本中庸來萬物就是天地間之萬物不必說君臣父子事物細微物與我對致中和而萬物育焉惟其皆備于我故也[集註]理之本然存疑云註曰此言理之本然本然對當然說此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大則君臣云云]蒙引云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是性性大綱即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蓋有是仁在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在此矣義在我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之理皆在此矣禮智二者亦然

[反身而誠云云]講述云反身而誠如子實有孝之理今反之爲子實有是孝之類○蒙引云慊於己心之謂樂如反身不誠則有不自安者矣如何樂所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集註]如惡惡臭云云 蒙引云註雖用大學惡惡臭好好色但大學是學者之事利仁者也此章是聖人之事安仁者也反身亦輕○大學傳六章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其行之不云云]存疑云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就任樂字內道樂是樂則生矣之樂觀其註曰和順從容無所勉强可見與此一

般

[細註]利順也 蒙引云小註利順也此說通蓋順過也順裕也非只是不待勉强之意

[强恕而云云] 存疑云强字對上樂字着樂是自然强是勉然未能實有此理之自然則必勉然以求之下手工夫只在恕上○拙講云誠固無不仁行恕到熟處便是仁仁則萬物之理皆備而不失其本然之性亦歸於誠矣○徐岩泉初聞云自無僞言謂之誠自無私言謂之仁此理本無不實本無不公○燃犀解云仁者我躰物我不隔之謂仁恕者仁躰我與物相推之謂恕恕與仁非有二一分別只在强字上[集註]心公理得云云 蒙引云心公理得處則是曲能有誠而萬物之備於我者亦不失矣心則吾心理則萬物之理也

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苟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滞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雲峰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撿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盡性之事也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强上聲 一

强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幾平聲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朱子曰]强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蓋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已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强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强○問强恕而行曰此是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於勉强矣强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峰胡氏曰]强恕求仁即誠之之事○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音洛有餘聖賢之事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學者之事○[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强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强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强恕皆蒙此句爲義强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强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言人心之理仁者之事而教人以求仁之方

[孟子曰行之云云]燃犀解云纔在路上行曰行行之久曰習在路上走過大概曉得曰著在這條路上曲折都認曰察○文林貫旨云行是以身躰那理習是行之有常○騰菴脉云暫淡曰行久玩曰習一回呈露曰著全躰瑩徹曰察道是率性之道衆以人言○講述云行習以事言著察以理言○蒙引云著察之字俱重○講説辨斷條自眞曰俗皆以行與習俱是由道也而不著不察總是不知道也孟子謂由行而至習方見其終身由於斯道之中至習之後而不察則終身無復有知之期○又丘毛伯曰行者做迹而由習者行之不已也着淺而察深衆字還作人衆不作道衆○陳惠生曰愍山道者有云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淺説云有是事則有是理人皆行是事而不能明其理之所當然焉不明其理則所行者特粗略耳安能盡其理乎有當然之理必有所

萬物自無欠缺處矣○[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俯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知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工夫有序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朱氏公遷曰]仁以學言依於仁與造次顛沛必於仁是欲其不息之也仁為己任死而後已既欲其全體之又欲其不息之也力行強恕則由此而可體夫天理之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自可不失其本心之德所以至之者雖不同及其至焉則一也

此章示人當知道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終身守有慣人又離其道意

由之兼行自言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言人心之理仁者之事而教人以求仁之方

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已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峰胡氏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之事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音洛有餘聖賢之事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學者之事○[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為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

孟子曰行之云云 燃犀解
云纔在路上行曰行行之
久曰習在路上走過大概
曉得曰著在道條路上面
折都認得曰察○文林貫旨
云行是以身躰那理習是
行之有常○聯菴脉云暫
涉曰行久玩曰習一回呈
露曰著全躰瑩徹曰察道
是率性之道衆以人言○
講述云行習以事言著察
以理言○蒙引云著察之
字俱重○講説辨斷徐自
溟曰俗皆以行與習俱是
由道也而不著不察總是
不知道也予謂由行而至
習方見其終身由於斯道
之中至習之後而不察則
終身無復有知之期○又
丘毛伯曰行者做迹而由習者行之不已也著淺而察深衆字還作人衆不作道衆○陳恵生曰
愍山道者有云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淺説云有是事則有是理人皆行是事
而不能明其理之所當然焉不明其理則所行者特粗略耳安能盡其理乎有當然之理必有所
以然之故人既習其事矣或能知其所當然而猶不識其所以然則其所知者特皮膚耳未為眞
知也以此言之則終身由於斯道之中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章圖云右第五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勉人知道而為
儆歎之辭

萬物自無欠缺處矣○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
無不慊俯不愧仰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
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
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
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
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通考程
氏復心曰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工大有序
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朱氏公遷曰
仁以學言依於仁與造次顛沛必於仁是欲其不息
之也仁為己任死而後已既欲其全體之又欲其不
息之也力行強恕則由此而可體夫天理之公博學
篤志切問近思則自可不失其本心之德所以至之
者雖不同及其
至焉則一也

此章示人當知道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終身字有慨人又離其道意
由之兼行自言

不知卽不著不察意

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之言
而已察則又加精焉
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
以然習謂積習既久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慶源輔氏曰所當然是就事上說所以然是就理上
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
之時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
然則能知夫道矣○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
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
而言下等人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
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
所以然之故此為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孟子曰人不可云云　燃犀解云此章書人字重看重喚不可二字下二句正不可無恥四個恥字一樣看以恥覺恥所謂無爲其不爲也無恥矣猶云内省不疚不惡于志也○脈云此章欲人存羞惡之良心首恥字與第二恥以心言第三恥字指事末恥指恥辱之累○錢希聲曰須知不可二字便是羞恥眞性地○演云這章是欲人存眞心意孟子說恥者羞惡的良心故有這恥方成箇人人不可以無恥蓋無恥之事最爲可恥誠能於己所爲無恥者一旦轉念而恥赧然莫可自容則必懲創改圖又安有可恥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扶又反）有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然無所恥則爲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爲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己之無恥爲恥則患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

此章戒人不可未羞惡之心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章圖云右第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存其羞惡之心而爲激勸之辭

孟子曰恥之云云　千百年眼陳惠生曰戰國時可恥之人二其一乞墦齊人也其一縱横捭闔爲机變之巧儀秦輩是也然乞墦之恥人或知之机變之事彼人且自謂得計而不知恥此章似特爲儀衍輩發

爲機變云云　燃犀云机變之巧四字形容人情極透看二爲字便見與眞心相反用字所字俱可玩既自以爲得計卽有恥心没處用得看他自有恥而自不用豈不可哀○蒙引云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其耻者蓋耻者人所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耳

集註爲機器云云　蒙引云機械變詐指奸心詭行而言云云孟子當時蓋指儀秦孫呉之徒○講述云巧是變詐總名變詐是巧之實也機是借字以狀巧變者之術械是縶繫手足刑具巧變之人多用機心暗張機繫使人籠絡于陷阱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凛凛。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慶源輔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爲者也故人雖以爲深恥而己方自以爲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自窒塞而不復發見矣。○雲峰胡氏曰爲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

之中而不覺所謂机變之巧也云云

細註 周夫子云云 濂溪拙賦見性理大全

不恥不云云 楊明云恥字有工夫二若字作及字看○蒙引云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爲矣何若人有○趙岐註云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文林貫旨云二人字指聖賢之人言○章圖史氏曰前說指機變之人而言後說則泛言人不可以無恥之意前說痛切後說較緩

所不爲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爲離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爲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此正是從此一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 或曰 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新安陳氏曰 前說以不恥爲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己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 或問 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 程子曰 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慶源輔氏曰 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爲

章圖云右第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存其羞惡之心而爲儆戒之辭既當以巧詐爲恥又當以不若人爲恥

孟子曰古之云云 蒙引曰古之賢王指堯舜湯武古之賢士蓋指伊呂之徒○文林貫旨云善是賢人道德勢指賢王的爵位○燃犀云言古以慨今之不然也好愛慕也○揚明云然指所好所忘言○燃犀云其道是己之善人勢是王公之爵位樂己道而忘君之勢深知自重也○蒙引云致敬以心言盡禮以禮貌儀物言有內外之別

集註 枉道見滕文公下篇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上下交際之道

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 通考 朱氏公遷曰 此自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者正相表裏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此章見士當自重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去聲降也)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此勢字不與本文二勢字相關)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張子曰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 南軒張

孟子謂云云 人物備考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詳何國人云云○燃犀解云個遊字如孔子轍環孟子傳食之類不必添作遊說東西南北男子之所有事士欲得志澤民非遊不可然爲士者有個本領

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惡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爲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日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爲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況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懾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爲哉○雲峰胡氏曰使爲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爲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爲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屈己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

此章見士當內重而輕外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人知之云云 淺說云夫遊說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欣戚殊之遊而諫行言聽人知之也亦囂囂然而無以爲欣諫不行言不聽人不知也亦囂囂然而無以爲戚○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知不知就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邊 集註 囂囂自得云云 蒙引云此所謂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者自得也所謂不慕乎人爵之榮不拘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欲即外輕此所謂囂囂也

曰何如斯云云 脉云尊者恭敬奉持樂者無拘無累義是德中之義樂是尊中之樂○燃犀云德以性真言義以操存言尊之樂之都在心說○劉端甫曰玩則可以語氣是難詞非徑詞也蓋他朝秦暮楚是靠不得輕語囂囂 集註 德謂所得云云 存疑云德謂所得之善如仁義忠信樂善不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 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囂五高許驕二反 ○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知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已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

德是也義謂所守之正如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人知之則心中自有可愛可欲之樂而不在乎富貴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固囂囂也人不知之則心中亦有至貴至富不戚戚於貧賤所謂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焉亦囂囂也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人知之則見得富貴是吾分所當得何足爲欣固囂囂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是吾分所當安何足爲戚亦囂囂也故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人爵］告子上篇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故士窮云云］存疑云士窮不失義必守德義於己也達不離道必推德義於人也○蒙引云尊德樂義不專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集註］不以貧賤云云孟子滕文公下篇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樂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窮時貴有守　達時貴有行）［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内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云云］文林貫旨云窮即不得志達即得志［古之人云云］圖解云心所歸向曰志即所尊所樂也○又張侗初云天下自了漢枯槁沈淵鳶飛眞寘而已見是龍見之見龍雖在田而身則顯于物表爲人所宗孔孟雖不得志而刪述六經居正人心救天下于不可救之時是爲修身見字已含望字意○辨斷云徐玄扈曰見于世非表暴也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是也○袁了凡曰見即見龍在田之見常不得志之時只修身隱于家可矣何必求見于世哉○演云這道也當於古人中求之古之人人知而得志則施德行義而澤被民人不知而不得志則尊德樂義而修身以表見於世不得志便是窮把德義自重而獨善一身無所慕

得己，言不失己也。不失己，如云不失其身。**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治，去聲。［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内盡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

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新安陳氏曰］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也；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己之實也。○此章言内重

於達得志便是達把德義淑人而兼善天下無所加於窮見內重外輕語皆嚣嚣何以如此

集註 名實之云云 蒙引云不徒曰名之顯著而又曰名實者名與實俱也

章圖云右第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游說之人而言出處去就之義

孟子曰待文王云云 蒙引云當時汝墳遵化處皆興讓江漢俗美皆待文王而興者獨言文王者止以南國化盛也○圖解云智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千人者謂之傑○徐儆弦曰自古帝王君臨天下皆能使民會極歸極不但有興起之心而已惟文王宜王不王而人之嚮慕奮興殺特出于精神之鼓舞所以言文王而不及其他

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南軒張氏曰句踐猶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毫違於義則失己矣達不離道則凡其舉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雲峰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嚣嚣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此章勉人當以豪傑自期意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

集註 降衷 書經商書湯誥篇云上帝降衷于下民

秉彝 詩大雅蒸民之篇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章圖云右第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爲善之心而見人品之殊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南軒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衆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敎之善則爲善否則爲惡矣惟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爲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爲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云云 合纂云附益也語昔無而以此加之也非既富而又益之也○燃犀解云富貴是外物故謂之附看得附字透便見欿然意自視二字要玩不自滿就是見而吾自視性外上本嘗加一物欿然其如無也欿然不介意卽於我如浮雲之意

○孟子曰附云云 蒙引云附之以韓魏之家此言常人之性徃徃爲富貴所動而不能自持也感嘆之詞○又云附益也非是既富而又益之也○此是言以此加之也○徐岩泉初問云附益也寄也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圖解云韓魏晉六卿之富者六卿魏献子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行氏范献子而韓趙魏爲尤甚卒分晉地○千百年眼云此謂世之溺情於富貴者發如贅龐然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此章爲溺情外誘者發）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此等人見道不見物則過人之常情遠矣）

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爲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然則是不以外物爲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見居上者當以公而服民）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卽處富貴之道而見賢者之器識

孟子曰以佚云云 演云章內在二道字着神便見王道無私出於天理上各上句皆君躰民之心各下句皆民原君之心○燃犀云佚道使民非是播穀乘屋之事如築城從軍之類調度有方休息有肆簡閱撫循惟恐有傷皆佚道也

集註以佚道使云云 蒙引云一說以逸道使民勞者此人逸者亦此人也以生道殺民則死者不可復生矣是殺者在此人而生者非此人也但所殺者寡所生者衆其殺之實以生道殺之其生道歸於衆也固不必同又有說在後○一說如與民伐罪豈不是欲生斯人然鋒刃之下不免有死者雖殺之而實以生道殺之也然民雖死敵何怨之有此二句孔子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去聲 咈符勿反）

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殺是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衆而勵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慶源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爲其所當爲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爲其理之所當爲。故雖勞之殺之。可謂咈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

易傳說以先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不必謂此此人以生衆人播穀乘屋詩經豳風七月篇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姚承菴曰播谷乘屋是民之事不可云使使民者修城池繕武備之類也除害去惡云蒙引云除害去惡亦有分如禹之抑洪水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只說得除害非去惡也如舜之於三苗啓之於扈湯武之於桀紂文王之於崇密則去惡也通言除害亦可但此對去惡言則有辨若止一惡人之孤立無黨援者直攻而置之法耳何用殺人而後可除之故知此去惡是興師動衆以去之者也此與朱子小註不合○杜靜臺筆記云重在不得已三字上播穀乘屋除害去惡要看之類二字不必太泥

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新安陳氏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爲則雖拂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亦不怨也。

○此章見王道當崇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

通歷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臘節僮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仁心爲治之效

孟子曰霸者云云圖解云驩虞皞皞就氣象言猶景象也驩虞是沐上之惠而悅其惠○存疑云驩虞感上之恩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皞皞忘上之恩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漢詁曰虞之爲樂必待虞度無患然后爲驩則其樂淺先儒云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伯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集註皞皞廣大云云釋義云皞皞訓廣大自得最好凡居處狹小必有局促不自在處安可謂之自得廣大則自得矣違道干譽書經大禹謨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殺之而云云存疑云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知爲之皞皞也○楊明云利是王

摘之中者以爲上。

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下同人喜亦不令人怒。慶源輔氏曰霸者亟民之從規模狹窄時下雖得民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踧踖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王者無私怒天討有罪與衆共棄非王者殺何已必有設爲庠序學校暇日修其孝弟忠信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功曰庸。豐氏曰豐氏名稷字相

者養民○文林貫旨云二之字指民言○蒙引云民曰遷善有日進於善之意遷字義亦有進意所謂黎民敏德也○文林貫之云爲字作教字看○淺説云相安於出作入息之鄉相忘於不識不知之域猶鳥棲於木而忘乎木也猶魚游於淵而忘於淵也

集註 豐氏非韻云豐稷宋哲宗朝爲殿中侍御太夫司諫

因民之所云云 論語堯曰篇云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夫君子所過云云 燠庠云君子是王者過指刑政教之所經化就民之不變説○文林貫旨云小補是説伯者小○直解云此神此化上下于天地之間天之所覆王者亦覆之地之所載王者亦載之天地神化流到此君子神化亦流到此是爲神化同流非配合也此其參賛之○鄭孩如日錄云氷化爲水一化無迹有心可測爲物無心不測爲神王者自不存箇形迹故民亦罔於其中而不知若伯者施箇恩威外面表暴標揚過而不化存而一箇情識存而不神故民知恩知怨王者神化直與天地一般天地春過了夏夏過了秋秋過了冬已往形迹消融一些不留而其沖漠默運無朕不可以有心窺測所謂天地無心而成化是也使天地有心則亦物不神矣利之不庸節自民被王者神化言神化即以化故民皞皞也○直照解王者施於民言推王者神云上下指君子德業説同流是功化俱自本原上流出○通義金仁山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二句古語荀子亦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舊説又一意惟程叔子以所過爲所經歷文公歎其甚精而從之按過字當作平聲則意自見與天地同流所以皞皞小補所以驩虞

集註 身所經歷云云 存疑云註身所經歷不必真個身親經歷但風聲教化之所被便是 如舜之耕云云

之四明人。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上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新安陳氏曰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句釋神字。是其德業之盛。慶源輔氏曰德以其得於己者而言。業以其見於事者而言。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吉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反其罅虛訝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程子

史記五帝紀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註歷山在河東雷澤夏兗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章圖云苦如字顏氏音古謂與鹽內麁也窳音愈缺也病也如孔子云云論語子張篇云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朱註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也德業之盛蒙引云註德業之盛德貼存神業貼過化甄陶後漢書十九郅惲傳云含元包一甄陶品類註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含三爲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爲一也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器品者也○正韻云甄陶也又甄作瓦之人○玉篇云陶人作瓦器謂之甄鏬漏章圖云鏬虛訝反釁隙也

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朱子曰經歷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爲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纔霑著些便化如雷一震而萬物俱生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些子補綴○自王者之民皥皥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爲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論王霸之民俗而見王者之功業

孟子曰仁言云云千百年眼云仁言只感發於一時仁聲必浸灌於平日其久暫不同仁言皆出自上之口仁聲出自下之口其虛實又不同○又云張雨若曰仁聲如帝力何有之歌是也不只是稱頌之聲

集註仁聞離婁上篇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云云

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與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爲之主焉○孟子辨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譏霸者之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此章見爲治者當所尚意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邠人

善政不如云云 牛春宇曰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脉云此章言聲政教勿平治天下惟有政教兩端發之爲言播之爲聲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事跡○孫淮海近語云仁言仁聲是虛實之辨民畏民愛是本末之辨民畏之所以止能得其財民愛之所以使能得其心善政不如善教如此則仁言不如仁聲入人之深又可見 集註 道德齊禮 論語爲政篇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善政民云云 存疑云民愛之其效淺得民心其效深○蒙引云得民心不止愛君而已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淺說云故善政則民有所遵皆畏之而不敢犯善教則民有所感皆愛之而不忍忘善政則民皆知勤謹節儉而不敢窮奢極欲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可以得民財也善教則民皆知孝弟忠信而不皆遺親後君有恒心而無非心可以得民心也 集註 百姓足云云 論語顏淵篇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不遺其親云云 孟子梁惠王上篇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聞太王爲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孟子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爲得民之至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雲峰胡氏曰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爲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爲治本末見效之殊

孟子曰人之云云 揚明云言不假學力修習而自有不能是本來至善之良能

所不慮而云云 揚明云言不得思慮而自有覺見是本來至善之良知○燃犀解云吾人用功學處亦不可廢但本躰呈露之妙反在不學處中現出學正復他不學之本慮正復他不慮之体ナリ

（此章明仁義之不假外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不假修習意）

孩提之童云云 蒙引云及其長也長字對孩提言謂称長也

集註 圖史合攷賈誼傳云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也王莽傳云孩提之子而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一說頷下曰孩小兒將學語時能戴頷故曰孩○孩韻會云小兒笑也禮記子生三月父孩而名之謂指其頭下令之笑而命之名

良者本然之善也（良者至善之義謂不落知識不著安排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西山眞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 慶源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而後能慮而後知哉○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親親仁云云 存疑云達之天下猶云通之天下○蘇紫溪曰達之二字猶言知皆擴而充之也即此一念之愛而達之無所不愛即此一念之敬而達之無所不敬斯爲仁義耳若常人不能達便是失了赤子之心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達道不在良心之外又曰衆人皆有愛親之心則親親即是仁衆人皆有敬兄之心則敬兄即是義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問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爲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否 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而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

孟子曰舜云云 文林貫旨云居以辭言遊以動言幾希是差不多意○講述云聞善見善若决江河非聞而急聽見而急行之謂只狀聖心感通了悟神速便是一說應感就是行存疑云聞善言即悟而用其言之善見善行即悟而用其行之善愚意應感雖有行意却是後一層事未可着實○講○蒙引云决江河謂江河之决也非人决之也○徐敬庵曰江河之决則衆水會于一源而勢不可禦聖心有感融則萬善會于一心而不知其孰爲人孰爲我此正舜之善與人同也○淺說云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有以感觸其心之善則心與之契意與之會其從之也畧無毫髮之勉强其行之也不容有斯須之疑滯譬如長江大河之決沛然而逝人孰得而禦其急流之勢哉其斯以爲舜乎此舜之所以大異於人也 集註 謂耕歷山云云見于前 至虛至明云云 講述云云至虛至明以

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章約見聖人之心虛而應 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上聲然之中萬理畢具 新安陳氏曰 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新安陳氏曰 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 非孟子

心言萬理畢具以理言人心有一分私欲便欠一分天理惟虛則一欲不留惟明則一欲不蔽所以天理渾然完具凡外面所言所行之理皆裡面所具之理故隨所見聞相契合感應之即應無所滯礙若江河之水停蓄持蒲一决沛然孰能禦之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樂善之誠

孟子曰無爲云云 揚明云無爲是禁之使不得行云云又云無欲是禁之使不思念云云如此則能完心體無餘事矣○褚元泉曰解云無爲無欲俱主心言不必分屬內外看來欲爲雖有內外而其所以不爲不欲者此心主之也須把心字做主說○直解云兩無字乃用力割斷之意而已矣只是終身之學乃大于此而無餘事也

造七到反 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 朱子曰 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 南軒張氏曰 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强而自趨沛然若決江河之莫禦也○ 新安陳氏曰 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與此章實互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爲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爲大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 理不當爲的 無欲其所不欲 理不當行的 如此而已矣 此章見人當存其良心

李氏曰 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

集註擴充其羞云云　孟子公孫丑上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義不可勝云云　盡心下篇曰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擴充羞惡之心
細註所謂志士云云　程伊川動箴云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

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去聲之心者而義不可勝平聲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鄱陽范氏曰君子所當爲者義也所不可爲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爲不義則所爲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如此而已矣○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昧了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從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爲其所不爲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于爲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雲峰胡氏曰有所不爲

孟子曰人云云　講述云德慧就心思講術智就處事講○燃犀云德慧者德性之靈慧術智者心術之智巧○存疑云在心之理謂之德慧聰也德慧者德之聰有以灼事幾于未然處事之方謂之術智巧也術智者其術之巧有以善事理之當然○圖解云恒大率意疢疾疢火之病借言備嘗險阻○淺説云見之敏而能灼事幾之未然者德之慧也見之明而能善事理之當然者術之智也
集註動心忍性云云　孟子告子下篇曰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爲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眞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李氏之説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爲其所不當爲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爲尤切斷然不爲其所不當爲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

此章勉人處逆之患意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遇變内惟難激發其善心　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　慧聰警也　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

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慶源

獨孤臣云云 直解云獨字有意蓋處疢疾者非一端獨孤臣孽子尤易見故舉而言之○蒙引云獨孤臣孽子孤臣如漢賈誼出爲長沙王傅而所學益進世故益熟故之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孽子如晉文公爲公子出亡在外久之而歸遂霸諸侯奬王室楚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又云操心慮患有內外意德慧術智亦如此德就心説術就處事之才説○文林貫旨云孤臣是貶斥的遠臣○演云此孤臣所以爲忠臣孽子所以爲孝子豈非疢疾之益人哉○存疑云操心危者戰兢恐懼常恐其身之陥於禍患也慮患深者思患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也操心未有事慮患則有事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修省意操心危則心不敢肆慮患深則有以備患故於事能通達

集註孽子庶子 圖史合攷云庶子曰孽何休註公羊以爲孽庶子猶樹之有孽生也○通論云妾隷之子曰孽孽之言蘖也有罪之女没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本既伐而生枿故於文子辥爲孽辥若辠也故謂孽子

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疢疾則非眞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智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惟也。不連孤字。 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疢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事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爲進德之地。而自勉厲乎。○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畆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説。皆因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處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沮而深自力。于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于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疢疾不能爲吾患矣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困窮患難爲脩省之機

孟子曰有云云 脉云不日臣而日事君人玩一人字有卑其品意爲容悦爲者專務爲此之意容見君容之悦是君悦之這等人知有君不知有社稷阿狥逢迎無所不至也一説悦字照下悦字一様看謂務爲容身快意之計亦有理○揚明云人字便是卑其品○文林貫旨云者字指事君的人説○又云容是阿狥以取君之容也悦是逢起以取君之悦也○存疑云要看個爲字是專務之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悦者也** 此章別臣氏之不同

阿狥以爲容逢迎以爲悦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阿狥。爲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爲逢迎爲悦。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悦者。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悦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悦其君。眷眷於此。

意容是長君之惡悅是逢君之惡 集註 鄙夫 論語陽貨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朱註云鄙夫庸惡陋劣之称 妾婦之云云 滕文公下篇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云云 揚明云社稷臣輔君保民者○蒙引云以安社稷爲悅此爲悅字正承上句爲容悅字故大註云猶小人之務悅其君不必說安社稷爲悅亦不必說自家心中以此爲悅

集註 眷 眷字彙云顧念也

有天民云云 蒙引云天民二字最有意味凡民皆天所生本皆天民然天所賦於我者有虧則自暌違乎天而不得爲天民矣惟其全盡天理始得爲天民而與凡民不同云云○揚明云可字重省○文林貫旨云達可行是道有可行之人云 集註 沒世不見云云 中庸十一章云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而不忘也 慶源輔氏曰 此卽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爲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爲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狥於人也 張子曰 必功覆 敷救反 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雲峰胡氏曰 伊尹爲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爲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 新安陳氏曰 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文。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有大人云云 蒙引云正己無工夫○揚明云正也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物正亦不著力是大人作而天下自然明矣○微言徐徵孩曰事君人者以身狥君安社稷天民則無所狥矣然猶天之民也至於大人則吾之爲人吾自大之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雖天不得違之矣天民有所不爲大人無所不可 集註 見龍在田云云 程傳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 形甸反 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龜山楊氏曰 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 慶源輔氏曰 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 雲峰胡氏曰 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爲臣者也。故以乾九

無意無必云云 論語子罕篇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朱註絶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 惟聖者能之 中庸十一章語也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以人臣人品言

二當之。○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朱子曰 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南軒張氏曰 以事是君則志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

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己而物正之者正己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至大人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閒號為賢臣者不過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輔氏曰 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新安陳氏曰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

孟子曰君子云云 脉云此章見眞樂不與於外王天下非指富貴崇高爲言乃下章中天下定四海的事業也

父母俱云云 圖解云或夭死或患難或不睦皆故也○淺說云父母兄弟人之至親而俱存無故亦人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今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吾之孝友得以自盡而無遺恨焉不亦樂乎此一樂也

仰不愧云云 摘訓云天之所賦者無不全則於天無愧人之所固者無不盡則於人無怍既無愧怍則此心便自慊矣云何不樂○淺說云克己最難盡性非易俯仰之間鮮有無愧怍者今焉己私既克天理以復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怍於人心廣体胖浩然自適又豈不樂乎此二一樂也 集註 心廣云云 大學 餒矣 公孫丑上 無是餒也

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章見眞樂有出乎勢分之外意 天下尊榮之樂 不存乎三樂中）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竝同。

南軒張氏曰 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大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得天下云云 圖解天下英才猶云當也第一等英才也○千百年眼云蓋才而曰英如莫木之英英將發故不徒曰教又曰育正涵濡其生意也生意暢滿即樂○直解云英才才之英者以養質言不兼學力教育謂教誨而陶育之註所樂乎已即上不愧不怍也○淺說云人才難得斯道易孤君子成物濟世之心多有鬱鬱然不得以自遂者今焉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固將無不被其澤矣其樂爲何如哉此三樂也

程子曰 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新安陳氏曰 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緊於己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芮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不愧不怍之樂。）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

君子有云云 講述云舜竊負而逃訢然忘天下則一樂而王天下不與存可知。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則二樂而王天下不與存可知。古帝王皆安在獨孔孟教澤至今猶存則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可知○存疑云自三代聖王之外王天下者代相接也今皆安在而孔孟之教澤至今未泯信乎英才教育之可樂而王天下不足以易乎此也 集註 一係於天云云 通義程氏復心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皆天所與非人所爲故曰係於天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須是有那明睿之人相從故已得以施其教若無其人則無所施矣故曰係於人至於仰不愧俯不怍則在我自至之而已故學者不可不以是自勉也

之其樂爲如何哉。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之一樂亦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樂 一係於人。三樂 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歟。蓋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以人心可樂之事言

孟子曰廣云云 圖解云土廣故民衆指一國言○蒙引云廣土衆民廣字衆字重看故註云澤可遠施此以國言也對下文天下言○又云君子欲之非爲一己之欲也欲其澤之遠施有以濟乎人也非如常人之欲富貴耳○直解云欲之者其道可行也而所樂不存者以其施有限也 中天下云云 直解云中天下以建都立極言不必言居天地之中定四海以統馭撫安言吾性之全體固有超出於天下之外者矣中天下定四海此特勢分之樂也○講述云中天下不是東西南北中央只是中天地而主民物便是○通義東嘉史氏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樂者

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此章欲人知惟分之重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去聲 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爲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

是樂無一夫不被其澤耳非以位爲樂也三樂而王天下不與者亦不以位爲樂也蓋非以得中天下而立爲可樂是以得定四海之民爲可樂若但曰中天下而立君子樂之而不及定四海之民之意則是全以位爲樂正與王天下不與存之意相悖矣孟子之意矣此所謂樂全在定四海之民一句觀集註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之言可見此樂與前所謂得英才教育之樂皆是及物之樂特曰窮達而所及有異非此淺而彼深也

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雲峯胡氏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雖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淡樂乎此而其樂卽在性分之內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故自大有間哉【通考】宋氏公遷曰君子之樂不同有天倫之樂有及人之樂有盡

【君子所性云云】講述云分者分也人性是天所分予○存疑云分定要看得明白曰分者分也其所分者卽其分也如曰口分則以所分之田言也曰命分則以所分之氣言也曰性分則以所分之理言也分有多寡之數皆定於初分之始○蒙引云君子所性一意自堯舜至孔子無間窮達聖人皆有此趣但前此未有發出者至孟子始發之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飯疏食飮水而樂在其中均此趣也故曰聖人窮亦樂通亦樂無入而不自得不然何以爲聖人

已之性而自謙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正也孟子告時君以與民同樂者凡三章此又樂之出於人心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朱子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爲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爲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

【君子所性仁云云】袁了凡云玩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講述云根干心根字重看如樹木根淺枝葉自然榮茂四德完其於心充積深厚百感外物不能搖奪是謂根心○蒙引云辭書備數四体謂頭身手足未知何所本又曰一云兩手兩足也此說則面背已別說了此只是手足○存疑云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最宜草木有根方能生枝幹仁義禮智根於心方能生色氣稟不爲之拘物欲不爲之蔽則是根栽培深厚不致殘傷而暢茂條達其生自不可遏矣○又云四体如何待言而喩如手容未能恭必待簡束起來然後恭足容未能重必待簡束起來然後重此似言而後喩也今手容不待簡束而自恭足容不待簡束而自重便似不待言而自喩總是自然不待勉強意且不言而喩猶言喩之詞也【集註】言其蘊 蒙引云蘊字對分字說分自外面包裹上說蘊以其中之實物

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喩。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紆粉反、又紆運反）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卽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見（形甸反、下同）也。睟然、淸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音逸）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喩、曉也。四體不言而喩、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

事說蘊猶實也【睟然淸和云云】存疑云睟然淸和潤澤之貌卽所謂德容何淸溫也盎豐厚之貌豐厚寬大而厚重也盈溢從容有餘裕也【四体謂見於動云云】蒙引云蓋人之動作威儀全在手足上故言四体易文言亦曰暢於四肢【其積之盛則云云】又云大註其積之盛一句只在本文根字內推來其曰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者通該睟面盎背施四體本文生色二字通貫下三句

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新安陳氏曰】順、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喩、惟有德者能之。【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道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汨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汨沒了義之根、有忿

根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膈了。而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蔽。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

覺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睟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

通旨朱氏公遷曰言性。自理而言。止言人心之理。而事物之理在其中也。子貢舉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大凡。則汎以人心之理言之也。孟子以性之全體言。故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子思則誠之體用言。故以仁知皆為性之德。謂之德者本其得於天而言也。謂之性之德者。自其蘊諸我而言也。尊之則為存心之事。知之養之則為知行兼盡之事。知其有性而不謂之命。則為以理御氣之事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內外輕重之辨道行於己固可樂德全於己尤可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也。

○此章勉時君之行仁政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孟子曰伯夷云云 通義仁山金氏曰北海伯夷孤竹之國在遼西令支縣中國去北海甚遠大率只以遼碣之間為北海東海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散宜生閎夭招之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圖解云天下乏之說○又云仁人凡抱德而幽潛者皆以是君為己之所歸○存疑云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己歸是承文王事而泛論個道理如此謂就文王說固不是謂說聞當時之君亦非也

集註見前篇田離婁上篇

細註新安陳氏云云蒙引云新安陳氏以仁人爲指伯夷太公非也謂當時仁人也或曰不指文王亦不必指當時只是承文王事而泛論箇道理如此愚說可依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例南軒說是

五畝之宅云云 問心云雞彘以母者欲其生也○文林貫旨云時指暮春孕字之時言○千百年眼云五字百字定箇制度不從養一時之老者便可使世世老者取足於其中○鄧蒢孝曰五畝之宅三段正是教天下以善養老非實敘文王之政下承言西伯所謂善養老者亦只如此而已○存疑云五畝之宅條且舉文王治岐之政且莫說到養老者上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形甸反下同前篇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爲太老此以爲仁人達尊三齒一德居其二太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通考趙氏惠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上篇又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道不越乎此其寓意深矣

所謂西伯云云 直解云指伯夷太公上文之所聞也非孟子謂之○通義許白雲曰此章主意在文王之政有國者所當法不在二老之去就○原旨云上節是文王之政此節是養老之法即寓於是故之中者也○賈宗愖旨要云此之謂也正與所謂謂字相應言伯夷太公就之養正謂此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此所以風聞東海北海而仁人如伯夷太公者歸之豈私恩小惠可要結哉

集註通義吳氏程曰樹謂種也耕桑蓋指所種也畜養也雞彘蓋指所養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聖人養民之政

細註三老五更見後漢書顯宗紀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畜許六反

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觀之則知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是以樂從之○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孟子曰易云云 蒙引云易其田疇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於農畝也與薄稅斂俱主在上人說○存疑云易其田疇爲之者疾也薄其稅斂取之有節也

食之以時云云 蒙引云教民食以時用以禮也○又云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罟不入洿池以至果實未熟者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祭祀賓客之需不敢烹宰○直解云以時則生殖蕃滋

民非水火云云 ○燃犀云聖人是有德有位者○蒙引云此仁字只是禮義常心如推已之有餘以濟人之不足而不慳吝便是仁也亦以愛言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此章言治道以足民爲先 易易斂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教民務本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 尹氏

集註禮義生於云云 後漢書三十九王符傳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

民無常產云云 梁惠王上篇曰無恆產因無恆心云云朱註云恆常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王者富民之效必世後仁是教民之效焉有不仁是富民之效

孟子曰孔子云云 講述云登東山泰山不是實事只是借來形容聖人所處地位之高

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華陽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民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此二者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爲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豊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此章嘆聖道之大

集註 聖人之道大 蒙引云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而已矣聖道之一本只是一理渾然而已矣 ○ 猶仁不可云云 離婁上篇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觀水有云云 甲第云術是方法 ○ 蒙引云是就聖人所造處說下文言學者必以其漸乃能至謂至聖人地位也 ○ 演云抑知聖道內而有本乎今夫水惟有源故急流不息欲觀水者有術必自那瀾處觀之則所從出之源可知矣日月惟麗天有精明之体故容光之源必照焉則所從出之明可知矣聖道之用流出中有敦化篤實後有光耀亦猶是也 ○ 圖史合敘云文選沈休文云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濟註曰容光小隙

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上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慶源輔氏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之視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爲衆也。○ 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爲衆言仁者難爲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爲山大海之前難爲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集註 湍急 存疑云湍波流滎迴之貌急猶急也

流水之爲云云 楊明云物字當水字看 ○ 燃犀云君子學者道称志就心上說 ○ 吳無障曰成章不重文章外見蓋下學工夫做到盡頭處自有一段文采煥發而不可掩此所謂成章成章只見其工力之到耳

集註 所積者厚云云 蒙引云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誠則形著明者也如是則駸駸然入於聖人之域而有不自覺其至者矣若無篤實工夫所積未到則何由得成章又何以能漸進到聖人地位○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乙逆反）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形甸反）也。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

李貞菴達說云註文章外見解成章所積者厚是本其所以成章也成章以前還有工夫

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眞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

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己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新安陳氏曰〕盈科而後進已見前篇盈而行者溢於此而流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朱子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破其事如鶴鳴於九臯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上引躍毚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與起遊聖門難爲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與起爲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遽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陵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爲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學者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不成章不達是進道必以其序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孟子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是行道必以其序進道不以序則必躐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序或至倒行而逆施斯所以貴乎有序也此舉其本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賛美聖人之道而以用功次第言

孟子曰雞云云 揚明云雞鳴是未與物接時起是起念頭○徐岩泉初問曰鷄鳴而起指人初醒眠時丁日十二時作為皆萌於此善從此始惡亦從此發後之一陽也始之一陰也○蒙引云孳孳為善者以其為本分事也孳孳為利者以其以利已也 集註 聖人之徒也 文公下篇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雞鳴云云 牛春宇曰為善為利二為字俱去聲只是向善向惡的念頭爭從此做去方是作為非此時就便有所作為也 欲知舜云云 蒙引云舉舜蹠而言以見其相去之遠曰利與善之分以見其所爭之不遠所爭之不遠者差之毫釐也相去之遠者謬以千里也孟子丁示人以取舍之幾如此○存疑云或問間與曾子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別曰間比獨幾又後歩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在此其中間則曰間 集註 言間者謂云云 存疑云愚謂利善二者相並在這裏一邊是善一邊是利其中乃是間二者雖已分乃是初分處故相去未遠只爭毫末如此看庶幾明白 才出於善云云 愚按才出於善則入於利出者出去也離却之意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此章決人聖道之幾示人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孳與孜同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蹠與跖同。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此知字極重提醒人全在此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問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是理不明纔差些便入那邊去 朱子曰然纔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矣○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此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為善明日怠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善利爲善惡之機

孟子曰楊子云云 文林貫旨云爲我是專爲身謀意○脉云此章特揚一權字以定闢楊墨之法

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爲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爲蹠之歸。而人皆可爲舜者。將眞可以爲舜矣。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孳孳不已。則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爲善也。必如是而後爲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爲無所用其爲善之力乎。

此章聞耶之意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

墨子兼愛云云 燃犀云自頂至足盡摩動猶俗云粉骨碎身之意爲之不復顧有已也○直解云頂至足跟受辛苦的意○存疑云譬之裘葛楊子則專於裘墨子則專於葛子莫則裘葛并穿聖賢則夏穿葛冬穿裘者也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失之不及者也。○列子楊朱篇。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聽。○朱子曰。莊子數稱楊子居。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不相似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

子莫執中云云　講述云執中爲近非眞取其近道是抑揚其詞以起無權意蓋曰執中似非二子之偏而於中道爲近○燃犀云據其名跡似乎近道

集註權稱云云　通義許白雲曰權稱錘也物輕重不齊權與物相集方得其平君子應事嘗隨事取中而應之譬之秤銖兩斤鈞石物之輕重各有當其平處今以銖兩爲輕鈞石爲重例以斤稱之其可乎是子莫之執中也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陀没反。
觸放至也。此失於太過者也。○南軒張氏曰摩其頂
也。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
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反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下同錘直爲反也。所以稱平聲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

一廳　字彙云廳他經切音汀屋也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云云六朝以來始加广○扁海云治官處古者受事察訟於是

能執之。○龜山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未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如字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新安陳氏曰不可如子莫之固執耳。非謂堯舜湯之執中爲不可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直畧反則不中矣。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麽執得。○朱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厥

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
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爲我不
敢爲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
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
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
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
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
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
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此楊墨爲近。而中則
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
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
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
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
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
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失中乃慕
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

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
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
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畧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畧
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
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爲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
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
愛爲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
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
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
却以取予。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
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闇書之允執厥中與子
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潛室陳氏曰允執厥中
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爲
中。死法也。霄壤之異○新安陳氏曰安
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

所惡執一云云 揚明云執一兼楊子子莫言○蒙引云擧一而廢百百者多辭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百字對一而生也蓋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頭面最多若只執其一則其餘皆廢矣

集註 爲我害仁云云 袁了凡曰註言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則是擧一而害一矣非廢百之謂也楊子爲我不但害仁其所謂義者亦不得其宜而百凡所爲皆偏在一邊矣子莫執中亦不但害時中并仁義亦害一處有執處處成非今之闢異端者自以爲衛道而不知執著儒教則儒亦害道愼之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擧一而廢百也 惡爲皆去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 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執中者害於時中皆擧一而廢百者也** 南軒張氏曰爲我兼愛皆道也當爲我則爲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擧其一而廢其百耳○雲峰胡氏曰吾儒亦有所謂執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新安陳氏曰擧一偏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耳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 問中一名而涵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 **中之所**

貴者權 楊氏曰 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顔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鄕鄰有鬭而不知閉戸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顔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只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顔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顔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

禹稷三過云云 滕文公上篇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離婁下篇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顔子在陋云云論語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孟子離婁下篇曰顔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鄕鄰有鬭云云 離婁下篇曰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鄕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戸可也

禹稷顔回云云 又云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

章圖云 右第二十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異端偏見之害

[孟子曰饑者云云]蒙引云甘字不好是不暇擇也○存疑云甘者不甘以爲甘也故曰未得飲食之正○又云人困於貧賤則於富貴不暇擇雖不以其道得之亦苟且受之亦猶人困於饑渇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也故曰豈惟口腹有饑渇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不以貧賤之故動其心便是無以饑渇之害爲心害也[集註]口腹爲饑云云知新日錄徐岩泉曰舊說以飢渇害口腹貧賤害心志添出貧賤二字作兩項比擬此何說也飢渇就貧賤中一節言說到心害究其極也蹴嘑嗟來無非甘食甘飲之故此非心害而何若說貧賤方害心志則甘食甘飲者不爲害心志耶末二句太意謂豈惟口腹有害人心亦從此皆有害矣故本文止說人能無以饑渇之害爲心害不可認作兩項爲比擬之詞大誤○按袁了凡亦如此說○莫中江曰飢寒可言貧賤而渇則飲水可濟何以

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爲我而非爲我[通旨]宋氏公遷曰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卽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爲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稱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

○孟子曰饑者甘食渇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渇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渇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此章是人當全其心）

口腹爲饑渇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朱子曰]飢渇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

言只是孟子只借饑渇之害移在心上說不直道破貧賤二字[人能無云云]揚明云人字泛說能以心之甘處豈洗滌不爲害○存疑云此曰饑渇之害指貧賤○燃犀云人字泛說無以飢渇之害爲心害者謂不以口腹害心志也[不及人不云云]文林貫旨云人指聖賢的人言○燃犀解云不憂不及人就心躰之超論此非方寸中見得定者斷斷不能故曰不及人不爲憂矣○微言曰不憂不及人言縱不能過人決落在人後也只不爲世味所染便是超然不憂字當味○蔡虛齋曰前章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歉然則過人遠矣之章[章圖]云右第二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言人心有害而見以禮制欲之功

人能無以饑渇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慶源輔氏曰]人若能不以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渇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渇期而飢渇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渇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渇也。害心者亦飢渇也。飢渇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爲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渇之害害其心則

孟子曰柳云云 蒙引云此章以微顯闡幽爲主蓋人皆知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又云言其所守之介雖三公之位不與易也介字就惠所守言分辨意只是不苟○燃犀云介者辨得明守得確之謂如湯所稱介于石是也易者換也得三公而失一介是以三公位換去其介也柳下惠斷上不然○通義白雲許氏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和也至於不怨不憫三黜而不改其道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故孟子表而出之○圖史合攷曰尚書立太師太傅太保玆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則三公漢以丞相太尉鄉史大夫爲三公後又改承相爲太司從太尉爲太司馬鄉太夫爲太司空唐以太尉司從司空爲三公 集註進不隱賢云云 公孫丑上篇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云云

必不厭貧賤以脫飢渴必不肯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惠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此章闡古人之介意

介有分辨之意 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人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也。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邪。乃所以爲和邪。

直道事人云云 論語微子篇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和而不流 中庸十章曰君子和而不流云云 孔子論夷云云 論語公冶長篇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微顯闡幽云云 章圖與伯章曰微顯闡幽出易係辭傳語謂事之顯著微之以人之所共知故也理之幽者闡之以人之所不知故也○蒙引云此只是闡幽何以見其微顯蓋人皆知其和今不称其和而獨称其介便是顯者微幽者闡之對舉而互見也 新安說是○通義東嘉史氏曰夷齊之清下惠之和人皆知之此是顯處此二章皆不及之非微顯而何夷齊之不念舊惡下惠之不易其介人皆莫能此便是幽處此二章特表而出之非闡幽而何汪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

龜山楊氏曰觀惠之和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爲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新安陳氏曰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故也。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闡齒淺反 汪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雲峰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新安陳氏曰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爲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

惠之和嫌於不恭故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和者之節

【孟子曰有爲云云】千百年眼云張天和曰此章有兩說雋兼學術事功言近纏以心學言較好○蒙引云有爲者可兼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爲學○講述云有爲蒙引兼爲學爲治時說專主爲學亦通○燃犀解云有爲指爲學用功言○存疑云此章當與論語爲山章參看言有爲要成功也掘井期於得泉爲山期於成山期於成功一也【集註】八尺曰仞 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通義某氏程曰顏師古註漢書以八尺爲是與說文合當從之【半途而廢】出于中庸十一章

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

○此章見有爲者當要其成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牆數仞下云七尺曰仞此云八尺曰仞愚按周書爲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爲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鄭說恐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進學之辭

【孟子曰堯云云】蒙引云三之字皆指道言○揚明云性之純是德性用事出於自然○文林貫旨云性之是自然能盡仁義之道三之字俱指道言身之是躬道於身也○燃犀云性之身之對下假字說俱見誠的意思三之字不必實有所指云云○又云假之假道德之名上取帝王之事非其有也○通義許自雲曰性之者謂得於天者氣質清明義理純粹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假脩治者也身之者謂氣稟微有不同而自脩其身躰道而行自思勉以至

○【呂侍講曰】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 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慶源輔氏曰】爲人而未得爲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爲未及夫泉也○【雲峰胡氏曰】當與論語譬如爲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爲戒矣【通旨】【宋氏公遷曰】此勉人進學之辭爲學而未至者言之餘如學如不及逝者如斯日知其所亡深造之以道及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知之成功也凡教人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

○此章明王伯之辨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

於不思不勉者也至於五霸則假尊天子安同盟爲名而實欲自行其威富貴國久於此道亦不自知其實非仁義

性〇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〇〔程子曰〕身之是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〇〔張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〇〔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仁義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大意假此爲說耳〇〔朱子曰〕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〇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善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禀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后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〇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慚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〇〔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

〔久假而云云〕存疑云假人之物必歸於人歸久則已不復用矣假仁義而不已終身用之便似不歸於人也〇辨斷湯霍林曰久假便是不歸不歸非謂不歸于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初猶知非真有久則謂堯舜湯武亦不過如此併不自知其非真有矣〇蒙引云惡知五霸自不知也〇徐儆弦曰五伯乃置自家真仁義不用而外尋個假者以自文如裝成戲劇雖甚逼真終非己有〇燃犀解云假者竊取陽托之謂歸者還其本性也湯武以身歸于性耳久假不歸假之久并其假亦忘之真皆

堯舜性之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爲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爲三乃是以二字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〇〔或曰〕益嘆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趙邠卿註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矣〇〔朱子曰〕惡知二字爲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〇〔汪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爲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

之其性之盡者

集註 功烈云云 公孫丑上篇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帝王伯者德行心術之殊

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僞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爲眞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覇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問假之之事眞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爲害當時文且流毒后世。朱子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絶誅殘禁暴懐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此都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雲峰胡氏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未嘗知其非眞有。

公孫丑曰伊云云 講述云予不狎于不順是伊尹自謂不順指太甲予不狎于不順謂予不欲狎習見于不順義理之嗣君也○通義許白雲曰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謂我見桀不順今又習見太甲不順乃就桀與太甲二人言之此一義也或言伊尹見太甲行事日日不合於理我不欲習慣見此不順理之事乃就太甲一人言之又一義也○燃犀云桐桐宮湯葬地放是遠諒陰之制使其思湯而改悟也○文林貫旨云放是放置桐是桐宮差湯的所在○蒙引云朱子此解云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蔡九峰解書經則別自爲說曰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言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毋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當時九峰已見孟子註而更之如此不爲無意

集註 餘見前篇見萬章上篇

此章見人臣當以正君爲心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狎見其如此。見形甸反。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從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渙

賢者之云云 圖解云賢者之論不指伊尹○揚明云不賢亦之說不指太甲○通義許白雲曰王文憲謂伊尹放太甲善用權者也孟子明其事而言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善語權者也倘使孟子居於彼時則必行伊尹之事業

章圖云右第三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臣處變之權

思焉是伊尹以家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自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簒亂之所爲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帝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爲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況他人本爲一身利害計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爲心豈一朝夕勉強所能爲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通考 趙氏悳曰孟子論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隘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既三言之而獨不言

公孫丑曰云云 文林貫旨云君子是矣者之人○存疑云其君用之則其言也不是用之爲言○焕岸解云用之只是用其言如告文公行井田之類○講述云其君用之不是用其身只是用其言與子弟從之對○文林貫旨云用是用其奚安是國家寧謐對危字者富是貨財充裕對貧字看尊是爵位等隆對卑看○揚明云安是國脉安固富是國用充足尊是臣民具瞻榮是中外無侮孝弟忠信是事父從兄之間有實心實行○存疑云安者安其位無禍亂也尊者高慢也若周王下堂見諸侯居九五爲人所崇仰無敢下勞晉侯子賤土失其尊矣榮與辱對以仁則榮不仁則辱來照看雖大國必畏之是榮

集註 詩魏國風云云 伐檀之詩 二章是第一章也

告陳相彭云云 告陳相彭更之語既見下滕文公上下篇

其弊盈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者卿此任之弊也不與夷惠之弊同論而乃於此發之也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此章見君子有功于世道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二則字有見功甚速意

民間之俊秀從其教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爲素餐其爲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爲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

章圖云右第三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聖賢辭受之義

王子墊問云云 燃犀解云上揣孟子一流人非泛指遊說之士也○講述云士為四民之首既不肯為農工商賈之事士為草莽之臣又不得為公卿大夫之事故王子以何事為問亦不耕而食之意也

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修乎身。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薫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為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通旨朱氏公遷曰。仕不受祿。與不受萬鍾。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晳。孟子之於齊宋薛。子思之於魯繆公。則義之中見交際之禮。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主於食人者而言也。不素餐兮一章。則言見食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是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門人之惑者如此。皆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萬章問交際一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

此章論君子之志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集註墊齊王云云 人物備考二十四云王子墊齊王之子也云云

孟子曰尚志 盧未人曰心所欲為之謂志尚謂高非驕居高尚之謂謂身雖卑微志則高大未得行大人之道也有欲為意而不當為小人之事其所欲為是尚其上是謂尚志

集註尚高尚也 易蠱上九云衆左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志者云云 心之所之四字毛詩小序之字なり

曰何謂云云 袁了凡曰殺一無罪四句是泛論居惡在四句可在大人行之則為事在士尚之則為志註中躰用不可分貼仁義亦不可用 居仁由義云云 直解云居其心之所居也路身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宋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之所由也○存疑云居以心之所存言路以身之所行言○揚明云大人如皇帝王皆是○圖解余賡之曰大人之事如伊尹之任是也小人之事則耕而食矣與前二章意相承孟子自道也七國富强成風殺無罪取非有皆當世遊士逢君之惡民賊而爲良臣者孟子思以仁義濟世不得志故曰尚志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卽此意○參考云大人註作已仕之大人說然竊謂此大人與大人言不必信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正同大人卽士也不曰士而曰大人者對當時儀衍妾婦之流言耳備非豫備之備乃全備之備也

[集註]體用已全蒙引云躰謂仁用謂義

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之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汙[通旨][朱氏公遷曰]匹夫不可奪志孔子況爲學者言人不可以不尚志也孟子專爲王子言爲士者但當尚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爲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爲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爲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爲者也志之所向素定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爲亦不屑爲且不暇爲也[通旨][宋氏公遷曰]仁存諸心義形諸事是仁爲體而義爲用也然指仁義而名之則以人心人路言就仁義而形容之則以安宅正路言

章圖云右第三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爲士之道而以其志趣言

[孟子曰仲子云云]杜靜臺筆記云是舍簞食豆羹之義非謂其矯僞干譽也對無大倫言則此誠爲義之小者爾[人莫大焉云云]圖解云言人更有那件大于廢人倫亡親戚背辟兄離母亡君臣上下蓋不食君祿遁人莫大焉作一句讀勿添罪字○直解云人莫大焉之中亦暗藏一罪字○袁了凡云焉字是活字帶下讀只作于字看甚是倒解不是以罪字替此字[信其大者]發明云人莫大大字以大罪言信其大大字以大節言

此章戒人不可務小名而妨大節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集註辟兄離母 滕文公下篇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云云

章圖云右第三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人倫之重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南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觀前篇所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猶名而强爲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爲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爲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通

桃應問曰云云 煥岸解云士士師執法之官○爾雅云士察也理士也主萬民之判○存疑云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上說都未及權變處是就天理極致處說都未粘着人情上蓋瞽瞍雖天子父然人不可妄殺皋陶職在守法亦不可因天子之父而廢法故在皋陶只得執之而天子之父非所願也雖愛父然天下之公不可廢使以天子之勢奪皋陶之法而全父固不可然坐視其父之執於法亦不可但得竊負而逃在皋陶既得伸守法之心而已亦得伸爲子道是舜之所處當如是也此是就各安身立命天理精微極致上說其間委曲以合人情權變以泛宜處却未及所以爲天理之極大倫之至蒙引所難乃是就人情權變上說不是精微極致道理亦非桃應所問之意依其說全無味了善乎朱子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

旨宋氏公遷曰伊尹之一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於廉則皆不必合於義者也。是故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之爲戒耳。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此章見聖賢用心之極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致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又曰亦須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今人爲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泛權制去則不可○愚謂蒙引所難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泛權制去也　集註桃應云云　人物備考云桃應未詳○燃犀解云桃應孟子弟子事寔無考問是設問○萬姓統譜云桃應孟子時人

用心之所極　淺說云註中聖賢用心之所極極字是至善

孟子曰執云云　講述云執之而已一說謂執法一說謂執瞽瞍然執瞽瞍即執法也

然則云云　淺說云然則舜爲天子獨不禁皐陶之執其父歟

曰夫舜云云　講述云夫有所受一說謂受之於天一說謂受之于堯一說兼言之今依受于天說○蒙引云不必拘說受之於堯總是國法便有所受而爲士師者所當世守雖君命不得而廢也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此於泛論大理則不可易○存疑云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極拙謂總是國法便有所受亦鶻突○在天爲理在人爲倫一而已矣

然則舜如之何　淺說云然則舜如之何禁皐陶之執固不可聽皐陶之執亦豈可乎

曰舜視棄云云　文林貫旨云海濱是極言其逃之遠意○講述云此章之論不可強通者多矣只是設言以論聖賢之心如總註所云○史記循吏傳云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韻書音所爾反又所蟹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雲峰胡氏曰皐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

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恵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命自刎而死○邵寶評曰君子之論奢嘗謂竊負而逃舜爲天子然且可爲而奢獨不可乎雖然下舜一等則奢其庶幾矣○淺說云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其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之無難也竊負瞽瞍而逃遵海濱而處既脫其父故刑則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舜之所處如此則既不撓臯陶之法而亦得以全父子之恩矣【集註】蹝草履圖史合攷曰國策云猶釋敝躧註躧字與蹝屣同○郊祀志云去妻子如脫蹝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孟子嘗言云云】離婁上篇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惟順於父云云】萬章上篇曰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云云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上聲之事矣。【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今人於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己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爲瞽

【天理之極云云】離婁上篇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蒙引云天理亦人倫在天爲理在人爲倫○又云一說臯陶之執瞽瞍者天理之極也舜之竊負而逃者人倫之至也如此則於本文覓非二字有礙大抵臯陶爲人臣當爲天子執法是亦人臣所在盡臯陶所執者臣道舜所處者子道也父爲子隱章集註亦兼言天理則知舜之所處亦天理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大節

瞍殺人而枉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瞽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蹝也是故在臯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成業而孤衆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爲治奉天命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爲臯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臯既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訢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爲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況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況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云云] 燃犀解云望見便含有容貌氣象大異處○脉云望見即望見其氣体○文林貫旨云見其容貌詞氣大異于人有感于心○揚明云居就居處之崇高言移氣乃氣象變異養就祿養之豊厚言躰乃躰能○開心云氣躰有分別四躰皆是躰躰之動作處是氣○蒙引云上言居養下獨言養有是居則有是養也

[孟子曰] 李卓吾曰中間著孟子曰三字最有光景蓋既歎而又言也

[集註] [張鄒云云] 宋鑑云張栻字敬夫綿竹人浚之子與朱子爲友朱子嘗稱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又詳見于淵源續錄第四○鄒志完之傳左言行錄後集十三○圖解云既嘆而復言非衍文○又云又加孟子曰三字勿忽始望之彷彿乎有道氣象故又覺而感嘆殊深及即而就之又惜其不善移不能廣其居故又曰天下廣居要得輕觀王子只氣精神全在況字廣居照註仁字爲勸況字乎字有形容不出意

[王子宮室云云] 蒙引云宮室宮通一家言室其官之閣房也衣服衣專指衣裳服通言冠履帯經之類是也○又云夫人所居者宮室王子亦居宮室也人所乘者車馬王子亦乘車馬也人所服者衣服王子亦服衣服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之氣象若彼者蓋其所居地位是王者之家因與人不同而有以使然也夫以勢分之居尚能移人氣象如此況居天下之廣居其氣象大不與人異乎○講述云居廣居之能移人即睟面盎背四躰不言而喩氣象況字以勢分性分相形講章內絕不居字都與廣居字相照看○又云與人同非謂宮室制度之同也只是人居宮室彼亦居宮室之類○燃犀解云多大槩也同言日用所奉養之同非謂制度華美同也○又云若彼

此章見學者當以性分自養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 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甸反下同前篇也。謂仁

[尹氏曰] 睟音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新安陳氏曰] 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言居。[朱子曰] 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

指氣躰之異言[集註]見前篇出于滕文公下篇[晬然見於云云]晬然以下之八字已出上于二十一章

[魯君之云云]直解云呼門也非魯君自呼門或有所命令人而別有所呼守者聞其聲耳○揚明云指交鄰修好言○燃犀云呼于垤澤是至門而有所號召非呼守門者○盧未人曰引魯君事以証王子魯君以聲言王子以氣躰言總是居養所移此無他二句作孟子言勿作守者言

[章圖]云右第三十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爲仁之辭

[孟子曰食而云云]直解云當時諸侯好賢士優之以厚祿不以道交之徒使食而殊無親厚之情如養犬豕的一般○揚明云食祿養也弗愛不用情以待之豕交但有豢養之意不敬不以誠心

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二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此章爲時君待賢不敬者發 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

重人獸畜非養賢之道○脉云食祿食也愛者或聞其名而羡之或哀其窮而收之但是外面禮文未有宗重意敬則尊德樂道極其宗重而不敢慢也養犬馬尚知愛惜豕則豢之而已故分說○蒙引云獸爲犬馬之屬犬馬有爲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獒秦伯弟求犬於秦至以百兩金請易之而不與楊生之犬能救主張然之犬能報妝皆可愛者至於馬則愛之者尤多周穆王之於八駿武帝之於天馬及大宛名馬至用兵殺數萬人而得之齊京公所愛馬病死至欲殺養馬者非晏子之諫不赦此類甚多是人之於犬馬愛之非豕之比也朱子因上文豕交字於此解爲犬馬之屬彼文王義亦致其精也

[恭敬者云云]揚明云恭敬是敬賢實心[集註]詩曰云云詩小雅鹿鳴篇曰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朱傳云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

威儀幣帛而後發見。見形甸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趙邠卿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騖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通考][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行幣帛
〔恭敬而無云云〕蒙引云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虛字從無實字生云云○揚明云言人君不可以虛禮留賢○千百年眼云拘羈縻也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講述云虛拘便是豕交獸畜賢者不可留○直解云國君既無敬士之誠則君子必當見幾而作豈能懸空名以羈留〔集註〕留拘也章圖呉伯章曰留謂留止其國云猶受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待賢之禮

此章望人以盡性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禮記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苦忝反也〔通考〕程氏勿齋曰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去聲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

〔孟子曰形色云云〕脉云此章示人以成身之學重踐字色字如其生色也字對性而言曰色色即性之可見者耳目手足是形目之明耳之聽手之恭足之重色也天性者明其爲本然之理目之明無不明者乃目本然之理耳之聽無不聞者乃耳本然之理乃成其爲耳目手足之形不是形色中有天性即形色就見天性云云○辨斷無能子曰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之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躰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講述云惟字重看踐形只是盡性○蒙引云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又云形各有性非空形也若未能充其性則於形之分有虧非踐形也○茅鹿門曰形色不必分形便有色色節形上見之故下只曰踐形形色天性言形色中皆天性所寓非指形色即天性也天性具于心即一盡心盡性而衆躰自從之矣非一一而踐之也○通義金仁山曰形者人之體凡耳目鼻口五臟六腑百骸九竅皆具此陰陽

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意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猶踐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爲便踏著箇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之謂伊川謂充其形色說得好形是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

五行之理而心其主色者形之用凡動容貌正顏色見於面者尤其精神之所發也○又東嘉史氏曰形色是吾身所有如貌言視聽之類此是物則之物則便是天性食色是外誘之私如飲食男女之類此是物欲之物我但其之悅之而已其之悅之只是欲還以此爲性則將認人欲爲天理人心愈危而道心愈微矣告子但以此爲性知有氣而不知有理必將謂欲是吾性之所有若必求得之而不知撿制則人欲肆而天理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所以孟子力辨之

集註 楊氏曰天生云云

詩大雅蒸民篇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蒙引云楊氏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正與形色天性同而置在圈外何也蓋形色天性也字面更緊今曰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則爲平說小異耳

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聽目便必當無有不明口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聽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同是口而不足以別味同是鼻而不足以別臭雖有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口鼻莫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他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爲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爲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皆踐形之

章圖云右第三十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聖人能盡爲人之道性以吾身天理言

齊宣王欲云云 圖解云欲減三年喪制欲者議而未行也○蔡虛齋曰欲短三年之喪而爲期也故公孫丑曰三年短而爲期猶勝於絶不爲服者乎而孟子則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云云紾兄之臂以譬短喪子謂之姑徐徐以譬言爲期之猶愈於已亦教之以孝弟以明三年之喪出於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而決不可短者也○脉云喪是父母之喪宣王欲短喪幾無人心矣丑乃教以爲期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親喪不可短而曰爲期是猶兄不可紾而曰徐徐紾亦紾也豈所以教哉

意也 通考 朱子曰色在形裏面猶言容貌也又曰人生天地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牿於氣稟狃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蓋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也

此章見論禮者當求其至情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新安陳氏曰 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爲朞猶勝於止而不爲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孟子曰是云云 炊崖云是指猶愈之言

集註孔子曰予云云 論語陽貨篇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王子有云云 圖解云王子是齊王之庶子母死是生母死○講述云丑意期喪為非則請數月者尤非請數月為是則為期者亦是故援此以自解

傅 圖史合攷曰大戴禮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傅猶師導之教順此三公之職也

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 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反於嫡母而不敢終

集註練冠 練說文云繒也廣韻云精熟曰練 縓縁 通義云縓絹一染紅○緣章圖云純也飾衣領袂口曰純上聲

曰是欲云云 圖解云是字指王子喪母之喪欲終不可得是外有所禁不可得為

謂夫莫之云云 圖解云謂夫指我謂以齊王無所禁制而自不肯為終喪之說○蒙引云齊宣王欲短喪得為而自不為者也王子之請加數月不得為而欲為者也○盧一誠曰是欲終之一句見得傅為王子請之是謂夫莫之禁一句見得丑為齊王言之非蓋不得為而為則數月為多

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去聲其母所生母。練冠麻衣縓七絹反。緣俞絹反赤黃色。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心欲盡而勢不自遂故也
得爲而不爲則期年爲以
勢莫阻而心不自盡故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九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明喪禮之
等殺

孟子曰君子云云　圖解云
君子是繼往開來之君子
所以教謂教之術也○文
林貫旨云者字指所教之
道說○蒙引云下文時雨
化成德達答問私淑都主
君子之教言○講述云所
以字含人品時地言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
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
示之至情人心天理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
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此章見君子因才之教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
荅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

有如時雨云云　蒙引云時
雨化者入聖域之人物也
○化字成字達字皆要仔
細看見得古人下字不苟
處○脉云時雨之化是天
資高學力到他自家已有
悟頭但略一點醒便如草
木之得時雨不覺油然暢
遂化就君子身上說五者
字俱指教言　集註　雨之則
通義吳氏程曰集註雨之
之雨王遇反　若孔子之云云
又金仁山曰顏子鑽堅仰
高用心若矣夫子博之以
文約之以禮而欲罷不能
如有所立卓爾曾子造事
省察眞積力久用功博矣
夫子告之以一貫而唯然
會悟體以忠恕此所謂速

其生也後不能
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丞職反人力已
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
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
是已　程子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朱子
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
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
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
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
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

化也

【有成德云云】存疑云德是心術近正底人成德是涵育薫陶使之去其偏而入於全去其疵類而一於純美也○材是有技能底人通於治國治民之理而能有爲者也達是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致其極者使至於極也○有德者未必無材於德爲優曰德自其所優言也有材者未必無德於材爲優曰材自其所優言也【集註】如孔子之於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冉雍求仁閔子騫之孝夫子成其在德行之科所謂成德也子路好勇夫子達之禮義子貢穎悟夫子達之以性道此所以成其材也

【有答問者】脉云答問是資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以發其見之所未到也○講述曰答問是天資凡下學力未充不可強以難知難能惟能惟因其疑問而答之以解其惑而

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朱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峰胡氏曰】孔門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爲成德。而顏曾爲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有答問者。

通其蔽也

【有私淑者】講述曰私淑艾或時相後地相遠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于人竊以善治其身則辟非君子親教亦君子之道所成就是亦教也○蒙引云有私淑艾亦王教者而言且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後學者皆有私淑艾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道王觀濤曰五段只重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惟私淑艾似就人說畢竟是君子教澤所及若教澤不廣欲私淑艾無從矣【集註】孔孟之【於陳云云】通義金仁山曰亢因子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之因徐子而聞孟子之命此所謂遞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於人則又在雨化成德之間者矣○陳亢因子貢伯魚而聞孔子之道詳見論語學而篇及季氏篇夷子因徐子聞孟子之命已見前于滕文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解爲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慶原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又。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朱子曰】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絶自新之意。懲

亦上篇今略之○蒙引云
大註云若孔孟之於陳亢
夷之是也則是陳亢未嘗
及孔子之門矣而論語子
禽問於子貢章大註乃先
云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
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二
說不同下文云或曰亢子
貢弟子未知孰是然則後
說與此說爲不相戻孟子
亦云云見離婁下篇
此五者云云 燃犀云五者
寔指上五教 集註 因其材
中庸十七章云天之生物
必因其財而篤焉
章圖云右第四十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聖賢施教之道
公孫丑曰道云云 蒙引云道爲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濮貞菴貞義云此章專重教有
成法道有定躰是原起言之○姚承菴曰高美二字不平高矣而又美也重高一邊○徵言本彭
山曰高矣美矣言高者美也所重在高故曰若登天然○燃犀云登天只形容難及○文林貫云

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
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
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
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此章見君子之教不可貶意）**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　彀古候反　率音律）

云彼指學者說
孟子曰大云云 蒙引云此二句是起下文君子引而不發云云○圖解云繩以斜木使直羿以側
不使正 集註 言教人者云云 蒙引云嘗味上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皆之一字指大匠
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却有
下文
君子引而云云 圖解云引
道以下學正法○袁了凡
曰引者引其端發者竟其
事不是不告以得之之妙
即學之之法亦有不得而
盡發者此不但道理非言
語所能盡即一言可盡而
教人之法亦須待人自家
理會方有心得凡可言可
示者但是粗迹雖是粗迹
而至精之理已昭然在至
粗之中故曰躍如中道不
可以非難非易平說重非
難一邊公孫丑言高矣美
矣宜若登天故此言非高
非美亦非若登天只中道
而立以待能者之從耳○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貶悲撿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易去聲）

朱子曰引而不

直解云引而不發則斯道若隱而難知躍如之妙存焉則其理固顯而易見非難非易無過不及昭昭然揭中正之矩以示人特人不知而從耳【集註】【不告】直解云不告二字宜善看非吝而不告不能告也【得之之妙云云】蒙引云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此誠所謂中道而立無過不及之所在固非可以易言然亦天理之當然而已故曰非難非易也能者從之如顏子有四勿之功曾子有力行之力則得之矣○諸說辨斷湯霍林曰中道而立立是就道體郎卓立在目前不是說非難非易揔來見得道在目前之間原不是難的只在能者能領悟得來便是不待貶而自可及也到得引處君子也○淺說云得之之妙所謂妙者畢竟是何物曰道而已矣道者中而已矣語道而至於中則亦妙矣

發說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麽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麽物事躍在面前須是從起這必與他看教此心數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爲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爲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爲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爲常也狥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爲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彀率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蘄獲助長爲害愈甚矣○

【道有定體云云】通義東壽史氏曰道有定體卑不可抗高不可貶三句是正公孫丑所言之失大有成法語不能顯默不能藏三句是明孟子繩墨彀率不可改變之意與君子引而不發以下四句之意輔氏嘗曰惟其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愚亦曰惟其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蓋知道之有定體則知卑之不可抗高之不可貶矣知教之有成法則知語之不能顯默之不能藏矣

章圖云右第四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賢施教之道

【孟子曰天下云云】揚明云狥身謂道不離身【以身狥道】揚明云謂道既難行則身必退而身不離道○焦漪園曰狥道狥身是以己爲王也狥人是以人爲王而依附之也以己爲王進退之權在我以人爲王學辱之權在人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汪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狥人亦未嘗離人絕物而徒入不可幾及也○【雲峰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彀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高者不可貶之使卑申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孰玩味之有無窮之妙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此章言不可以道狥人者戒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

細註 於下 鄭註下地下也

朱闓以云云 存疑云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發此言○文林貫旨云以道殉人是枉道求合的意思○微言焦漪園曰殉道殉身是以己爲主也殉人是以人爲主而依附之也己爲主進退權在我人爲主榮辱之權在人

集註 以道殉云云 袁了凡曰註以道殉人妾婦之道此道字與本文道字不同故去之○滕文公下篇云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家大夫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去聲也 趙氏曰 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華陽范氏曰 君子遭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氏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不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 南軒張氏曰 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哉○ 新安陳氏曰 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不殉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

章圖云右第四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出處去就之義

公都子曰云云 楊明云所禮是嘉其志不答即不禮何也定不答之故○文林貫旨云若在所禮猶言當以禮貌待他意思○蒙引云彭更所謂若在所禮者意亦在於貴與賓歟

集註 滕更滕君云云 人物備考二十四云滕更滕君之弟也學於孟子云云○圖史合攷曰萬姓統譜云滕南陽宮司馬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後後失國子孫以國爲氏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 〔此章見受教貴誠〕

趙氏曰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云云　直解云故與師有故舊之好長謂年在已上○圖解云賢謂已賢於諸子非與師較才能長是弟子中年最長○翁一齋曰長不必作年之長乎師只為諸弟子行獨長如曾晳之在孔門蔡季通之於諸子便是故亦非故舊之故是故家故國之故　勳勞　圖史合攷曰周禮夏官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徒詔之　集註　誨人不倦　論詩述而篇云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　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新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動勞已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聲夫音扶意之不誠者　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亦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

章圖云右第四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消其教惰之心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孟子曰於不云云　蒙引云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甲第云不可已綱常倫理之大事○然崖云不可已指事之大者凡關于綱常倫理皆是　其進銳云云　圖解錢希聲曰按劉向云川以委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漬故能進人以涵床故能豪偏氏之學于事無所不已于情無所不薄以頓為聖東以階級為稚乘與聖道反俗儒宗信所由惧○蒙引云其進銳者以修為言自是一項但於不可已者與於所原者同是一不及之弊對下句便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此章見用心失中之弊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聲衰故退速　覺軒蔡氏曰進銳退速其

是一不及一太過不可以進鋭退速貫上二項作二事説進字退字説不去

章圖云右第四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論衆人事爲之驗

孟子曰君子云云 存疑云此章言君子之施仁有等級而不混也上是不混下是有等○微言方文伯曰親與愛總是一個仁但有厚薄遠近之不同故分作三様其實親即仁之最厚處愛即仁之波及處非有二也親親一句只重一等字不在由親及疎由貴及賤上○蔄石贊曰看來此一章分明只是言君子用恩必親親之爲大大意云君子於物則愛之而弗仁於民亦仁之而弗親所親者何在推吾親而已至於民止曰仁之則與親親異也於物止曰愛之則與親親尤異也

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爲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爲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雲峰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章見君子施恩之等意

集註 老吾老云云 梁惠王上篇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則有序 淺説云註中有序字主輕重説不兼先後意

物謂禽獸草木 通考程氏勿齋曰天地之心鬼神之會靈於萬物能推所爲是之謂人動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稟而不能推是之謂物 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爲愛則非矣 通考 仁山金氏曰集註草木禽獸皆擧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爲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謂不知類況絶滅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矣 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

〔理一而云云〕蒙引云理一者親民物皆所當愛也分殊者物則愛之民則仁之親則親之有其等也

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汨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楊氏〕

曰其分去聲下同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反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問孟子言愛與仁有小大之分〔潛室陳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一理萬殊稱物平施也仁字是用待禽獸只有愛心不可使失所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首一以人理奉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牛馬乎仁者人心也有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新安陳氏曰〕理一所以爲仁分殊所以爲仁之義

〔尹氏曰〕何以有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慶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僞而有等差是僞而二本也○〔西山眞氏曰〕先生

〔章圖〕云右第四十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行仁之序仁以愛言

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朱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疏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疏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通旨〕〔朱氏公遷曰〕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愛物是愛之所由施皆偏言之仁也○〔東陽許氏曰〕此章四仁字

孟子曰知者云云　蒙引云知屬處事無不知只是據理可以無所不知指智之本體言當務是最當知之事方應知字○蒙引云當務之爲急爲最所當知者急親賢之爲務謂急於愛賢也仁者意要分明得明○又云急先務如堯之欽天授時抑洪水之類舜之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班瑞覲后同律度量衡之類是已○徽言徐徽玆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若有不容一日幾者何急如之堯得舜則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又聳而加之上位舜得禹皐陶則或作司空或作士師與之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何親如之

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己及人正訓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

此章示人當審其仁智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去聲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問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

不能三年云云　蒙引云不知務的模樣非不知務之實

放飯　右點朱說陳皓用之左點鄭玄說○毛氏云凡祭飯之飯與飯之之飯皆上聲炊黍之飯去聲○飯陳皓註上聲朱子曰故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也流謂歠之流行而不知止也○鄭玄註云毋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鄭陳皆云決猶斷也

務之急者朱子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爲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通旨宋氏公遷曰博施濟衆者聖人之所病爲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晩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

集註齒決云云禮記疏云濡肉齒決者濡溫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肉也堅肕恐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

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
齒決齧吾結反斷乾音千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溼也宜齒斷之乾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

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狗小者爲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爲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爲務乃知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倂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二務○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

雲峰胡氏曰集註之意以爲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

章圖云右第四十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仁智全躰之中而見事爲先後之序

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宥當務之爲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爲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敝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塞於下流泛用其心也輔氏以爲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爲智非集註意矣

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敝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新安陳氏曰當務爲急與急親賢爲務相對以堯舜能擇而惠及樊遲問仁知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爲務仁之所

為即智之所知亦盡可通南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三終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云云 存疑云親也民也物也皆所當愛也然於其間則有差等以親視民則親所愛而民所不愛也以民視物則民所愛而物所不愛也○燃犀云兩及字一是推及之一是連累及之上及字推及擴充下及字彼及連累

集註 親親而云云 親親以下之十字見于上篇○蒙引云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章論古聖賢二十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章譏惠王之不仁）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

[公孫丑曰云云糜爛]燋爛云使民戰鬬糜爛其血肉○文林貫旨云糜爛是血肉塗地意○通義云糜爛言如糜之爛也[大敗]正義曰左傳云大崩而薄之曰敗某師大崩曰敗績梁王之敗獨謂之大敗者以其敵其師與敗趙不足言故稱為大敗抑又言梁王不以義戰以見梁王不仁之甚也[故驅其所愛云云]存疑云惠王本意不是驅子弟于死地但兵被殺似驅之耳[集註]仁人之恩云云蒙引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一家之内而推出於外以及民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土地視民亦爲疏也下句難言由外及内故變言由疏逮親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扶又反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雲峯胡氏曰]承所厚者薄親親仁民仁者無不愛而言言仁人之恩自内及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不仁之禍

[孟子曰春秋云云]蒙引云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云云○照解云春秋二百四十之間其書戰也自首止之戰至戰于艾陵凡二百十有三○圖史合攷曰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於郎終哀公十一年戰於艾陵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聲罪致討曰書侵六十始莊十年公侵宋終哀公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潜師掠境曰侵敗師十有六之曰敗詭師而勝取師三悉虜駈傍之曰取按齊桓召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

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同逮親[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内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狥欲而從流者也惟其狥欲而從流故横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辭于之不仁是因其所發而知其所存惠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蘊二章皆以事言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章罪五伯之意善謂有假借名義稍循規說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

善其伐楚非不僅與之然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二則書遂以譏其意亦不以爲盡合於義而許之【集註】召陵之師云云 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師進次于陘屈完請盟師退次于召陵遂盟

征者上云云 徽言徐玄扈曰上伐下者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必由天子之命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蒙引云征者上伐下也征伐自天子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命方伯以討之無有諸侯伐諸侯者若春秋征戰皆不禀王命以諸侯伐諸侯此所以無義戰也○圖解云上是天子下是諸侯征是天子伐諸侯之名○又云敵國謂名分相敵之國非仇敵敵國皆是諸侯安得相征

○衍明云敵國以分相敵言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孟子曰盡云云 燃犀云盡信是泥詞而深信書不單指書經凡較事之書皆是○蒙引云此書字不必指書經凡載事之辭皆書也○伐辟編韓子云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安可無也當作無寧書爲治也言不如不讀

吾於武成云云 燃犀云武成武王紀事之書策簡策二三策指伐紂施仁說○講述云於武成取二三策

與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召音邵 ○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然至於不禀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爲不義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事之罪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此章亦爲好戰而發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 程子曰取其

無所指註云奉天伐暴反政施仁亦言其槩耳二三云者謂可信者少不可信者多故下文舉漂杵一言以實之【集註】【策竹簡】燃犀解云策簡也策與冊通四名一物單札曰簡聯簡爲冊用木曰版用竹曰策

【仁人無敵云云】覺路周巢軒云仁者雖曰無敵然亦無兵不血刃之理但紂衆如林飛廉等煽虐安肯不戰而下誰謂周師盡前歌後舞如履無人之境哉故武城之言俱是寔錄孟子因戰國殺札方熾動以古人之書爲在券又慮後世不察武王弔伐之心而殘民以逞亦以漂杵籍口也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惜武也亦以全武也○又徐儆弦曰獨言武成者蓋湯之伐紂猶止于放若黃鉞之秉太白之懸當時武王之心已不能自白於西山之二子洛邑之頑民矣而又以過辭文之天之萬世或疑牧野之舉非應天順人者故表而出之○又云下一何字甚好將欲疑之則書有此言將欲信之則武王決無此事正不盡信之旨○蒙引云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杵也兵間安得有春杵曰此正兵中所宜用也古人凡行兵兵人須各攜畚鍤板杵之屬爲營壘備也又有羅鍋之類行以爲羅釁以爲鍋○通義許白雲曰書中一典三謨之類皆聖哲之言一定而不可易者若其餘載事之辭或有過稱者孟子此言非謂書中之言皆不盡信但謂其辭時或有害於義者爾讀書之人不可以辭害義可也【集註】【杵春杵也】通義吳氏程曰春杵搗粮築壘所用【血流漂杵】通義吳氏程曰漂【比招反】浮也顏氏曰其血可以浮楯言殺人多也程謂此特甚言之耳如漢書衆煦漂山豈誠有是邪【設是言】通義吳氏程曰設是言謂假設是言以此寄意非果於不信也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而見讀書之法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與櫓同音魯。楯也楯竪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聲不仁之心耳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意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爲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畔經豈不惑之甚耶【通考】【朱氏公遷曰】弔民伐罪興師

孟子曰有人云云 存疑云按此四章意思相承皆救戰國兵争之禍聖賢仁天下之心也○圖解云是述當時人自負之詞猶前篇我能爲君約與戰戰必克之類

國君好云云 燃犀云上言臣此言國君者臣道君以戰陳故也仁即安天下不嗜殺人之仁無敵要見不待戰陳意是歆動之語○蒙引云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何以見之如湯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后我孰有敵之之者又如武王之伐殷也蓋紂之民自無有敵之者故能以寡勝衆如此○又云不曰南面而征北國怨東面征西國怨而必曰西夷北狄者夷狄在四遠之地要荒之外尚恐其我後則近者可知古人立言之法多類此

集註 解見前篇滕文公下篇

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强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鄰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皆明興師之義

（此章著强兵之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見形甸反

武王之伐云云 衍明云革車者以皮革褁車也以載輜重傳云執射執御者曰虎賁○講述云革車輪重之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虎賁乃一兩之長而總百人者也○革車書序作戎車註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歩卒七十二人凡一萬一千人舉全數○趙註革車兵車也○孫子作戰篇云革車千乘註云以皮縵其輪籠其轂而號爲革車

虎賁 揚明云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書立政篇傳云執射御者曰虎賁○圖史合攷曰虎賁宿衛王宮者也虎士八百人天子之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又周禮夏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士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燃犀解云賁舊作奔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勇士有孟賁改奔爲賁

集註 千書序作百 書序者孔安國尚書也○通義金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 賁音奔

（三百三千言其小也）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兩如字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 爲去聲

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

仁山曰史記亦作于書序不可信

王曰無畏云云 通義金仁山曰前章疑武成難信此章繼言武王伐殷疑武成所以懲戰國多殺之暴引湯武所以示後世弔民之仁二章不同同歸於救世而已○蒙引云崩不是崩墜只是番而向下之意言其抑頭如獸角之下觸也○又云朱子謂武王不如湯者其所指固非一端然以此章觀之亦見得武王不如湯處在湯則曰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湯兵未至而民已先信其爲救民伐罪之師而非敵百姓矣初不煩一詞之告論而後民始安之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是多以信得湯過若武王則猶須云無畏寧爾也於是民始若崩厥角稽首雖同歸於無敵然亦不無優劣

征之爲言云云 圖解云已者民各指其國君之不仁者也○直解云承上文說所謂仁人無敵于天下者其故何哉蓋征之爲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如葛伯無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商紂不仁武王則以大義正之于時百姓爲暴君所虐苦不聊生方欲仁人以仁義之師來正己之國也故未至而望若雲霓既至而喜若時雨如商民之延頸以待周民之稽首以迎有不必兵威之加而自服矣焉用戰爲乎然則人臣不以湯武望其君而但以戰陳之事邀功啓釁使上下均受其殃其罪眞不容于死矣用人者可不以之爲鑒也哉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孟子曰梓云云 姚承菴曰此章與君子引而不發意同全要學者妙悟于規矩之外○王前洲曰規矩迹也巧神也迹可傳神不可傳也在學者自力而已矣○燃犀解陳惠生云君言絃上有琴聲安在匣中何不鳴若謂聲在指頭上何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南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相勝善爲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爲當服上刑今又以爲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爲殘民而逆天也○雲峯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爲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爲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爲戰之人○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爲賢臣而孟子乃以爲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爲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

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爲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不干君指上所參得此諦可得此題之妙〇圖解云梓匠是木工輪輿是車工〇蒙引云梓匠輪輿梓人蓋就由取木者故以木名之匠人則制木使成器者故以工名輪人車所重在輪故別爲一工輿人除輪之外凡車中事件皆其所制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論施教之道而爲勉進學者之辭

孟子曰舜之云云 蒙引云草蔬菜也故蔬菜之類字皆從草頭草者其總名蔬菜則草之可食者也然以其皆草也故此謂之草〇衍明云若將終身若固有二句極重〇袁了凡曰用二個若字以狀其心之常定常靜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莊子大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又如字匠氏名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〇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此章表舜心之无累意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

集註分定 盡心上篇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分定故也

章圖云右第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輕視外物之心

果說文作裸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糒也音于音備茹亦食也袗畫衣也畫俗作畫 趙氏曰畫繡黻絺也 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 朱子曰趙氏以果爲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 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去聲定故也 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乎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〇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

孟子曰吾今云云 辨斷湯
霍林曰親指父兄 非自殺
於人耳其實是已殺之也
之云云 蒙引云猶言假手
所謂此往彼來間一人者
如此若殺人之親者其心
本非以自殺其親然其勢
必至於殺其親故孟子之
立言如此○揚明云非自
殺而致人殺之特一轉換
間耳○脉云一間耳猶俗
云隔一番手耳即假手於
人意○文林貫旨云一間
如云只差一人的模樣○
開心云一間是言但不出
于已手耳實與自殺無異
章圖云右第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論施報之道而致儆戒之辭又曰孔子以德報怨自報之者言故其立心也仁厚孟子此章自施之者言故其立法也嚴峻

遇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已不以已隨物也 通考 朱氏公遷曰 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爲外物所役者將終身若固有之者是不爲外物所遷飯糗飲水樂在其中者是不爲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此皆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此章有所感而發

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 范氏曰

孟子曰古之云云 揚明云古指先古說關是道路之關○王維山云古人立法要以爲民今人借出入之儆以恣漁獵之貪托防禦之所以遂其歛之欲而立關之本意失矣此古今之別

今之爲云云 燃犀云今損戰國時爲暴以征稅言

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南軒張氏曰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此章傷當時之橫征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 新安陳氏曰 關有譏有征。古者禁其服譏異言。以譏爲主今以征爲主而已。○

集註收太半云云　前漢高帝紀云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註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爲少半
文王之囿云云　梁惠王下篇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云云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云云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歎時政之弊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力驗反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爲國後世狥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爲民耳以利爲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爲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爲關之暴而已哉○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爲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爲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

孟子曰身不云云　講述云道字泛論躬行道理下道字事言使人道理不行于妻子道不行也不能行于妻子令不行也○豚云此章重一道字道道不已行於身而人觀法令於人而人信從者也云云○蒙引云兩言妻子者非專爲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爲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況他人乎○王觀濤曰不以道是我使之者不合理如投以不如之謂使則難保其必行故加一能字若道則人所固有他自然能觀感而興起不消說個不能○陸稼書講云此重一道字言妻子至近且不可化不可令況他人乎
章圖云右第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教人使衆之道而推其本

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此章見人當盡道）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朱子曰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

[孟子曰周云云] 揚明云周是積之厚○脉云全重周字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拙講云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是邪世也周字有識到守到氣到之意○蒙引云周于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眩荀彧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爲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懾王公壇之之倒執手板是也○又云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就應用而言也如甯武子當成公之時蘧伯玉當衛靈公之際皆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又其大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眞如白璧在泥涂終不受點汗也○燃犀解云邪世與亂世不同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

章圖云右第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蓄德以爲正身之本又曰積德有餘則不變於俗而理亂

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爲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孝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此章勉人之蓄德）（不能殺謂身免於死亡）（不亂我志）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爲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爲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畜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

皆正

[孟子曰好名之云云] 蒙引云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一句內○燃犀解張侗初云人有失千金之璧而色不變者其有貴于千金之璧者也何則其不受忻戚于物者是吾之眞寶也已好名之人受忻戚于人先已喪其家寶故簞食亂其心而色動○存疑云能讓千乘之國者矯情以干譽也簞食豆羹見於色者矯飾不及不覺眞情之敗露也○辨斷丘毛伯云此章有依傳註者則謂人爲名所牽制便讓大利無難色而其心寔非能輕富貴故不覺于至小之處遂見其眞情也有

借以爲喩而引起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此章爲欺世盗名者而發）（輕富貴之名）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得則喜失則怨眞情畢露處）[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眞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强爲之耳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

依大文看名則謂人而好名縱無宜心却亦有顧惜名譽之心故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好名之人則貪汚取利而無所顧忌雖簞食豆羹不免見于色也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云云○文林貫旨云苟字作若字看○通義金仁山曰其人其字重讀見其所安之實本論語察其所安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卽辭受取與而致觀人之道

孟子曰不信云云　燃犀云不信是不信其眞有益于國仁賢是有德之資○蒙引云仁賢還作兩人看如後傑賢能之類若禮義政事則在所不分○脉云仁賢是國之本禮義由仁賢而出政事由仁賢而脩也信是推心委任不信或外親而內踈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耳故云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文林貫旨云信是親信而用的意思

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眞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常把此一段對鄕爲身死而不受爲義益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餙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眞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以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僞見矣所安卽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餙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貫小大皆出於眞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此章見爲國之道

空虛言若無人然　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者總言其有德耳○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云云　蒙引云禮義者禮必有義義卽其所以爲是禮者之理也

集註定民志　衍明云定民志謂各安其分也

無政事云云　蒙引云政事者政以大綱言事其中節目也

集註生之無道云云　大學傳十章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爲治之大節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奸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

孟子曰不仁云云 衍明云有之矣是疑詞未之有也是決詞〇通義金仁山曰孟子以前未有不仁得天下之事但羿寒浞本身即已誅滅孟子以後固多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不但一再傳失之然子孫誅滅殆無遺類不止於猶不得而已孟子之言未嘗不驗也

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〇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〇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此章見得天下之在仁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不仁之人而以其不能事業言又曰小人或有竊國之人能必無王天下之理

孟子曰民為云云 蒙引云當時諸侯皆以富國之貴自驕而視民如草芥故孟子抑彼伸此而為言〇文林貫言云輕乎輕於社稷

可以得丘民之心須看盜字 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秦隋五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〇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〇雲峯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

〇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此章為不恤其民者而發

集註 社土神云云　圖史合攷曰衍義補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立壇壝　蒙引云壇壝猶言壇場壝埒也埒除地也亦塲也築起者爲壇　國以民爲云云　書經夏書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　壝以水反又維李反。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聚土曰封　謂壇及　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黄土。○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

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爲去聲　○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　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

是故得云云　脉云得丘民者得其歸心心既歸往可以得天下而爲天子。○存疑云得乎天子亦可爲天子若舜禹是也然舜禹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所居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與夫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可見此曰得乎天子而爲諸侯則是未得乎丘民者也。○文林貫旨云得是得其心之歸　集註 丘民云云　徵云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二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是一丘爲十六井而一井爲九夫之地也　諸侯危云云　講述云變更也置立也

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勢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犧牲既成云云 衍明云純色曰犧全體曰牲成者肥腯之意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蒙引云犧牲既成謂牲牷肥腯者也○黍稷之在器中曰粢盛或曰盛其也○燃犀解云恐壇壝不爲神之所栖則置他所非變神 集註 八蜡不通 蜡章圖云年終臘祭名○廣雅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秦曰臘通作䄍○陳皓云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昆蟲蝗螟也）○章圖吳伯章曰天子大蜡所祭有八神一先嗇謂神農二司嗇謂后稷三農謂田畯四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盖田大也五猫以其能食田鼠六虎以其能食田豕七坊謂坊所以止水者八水庸謂溝所以通水者以其有功於農故並祭之釋文合貓虎壻昆蟲誤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平聲）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夫旱地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去聲）民禦災捍（音汗）患則毀其壇壝而更（平聲）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反）不通之意

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音色）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田祖也）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先農）及郵（音尤）表畷（陟劣反郵表畷田官督約農事之所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溝也（坊以止水以其有功於農而祭之）八蜡以詔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諸方相通而祭）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雲峯胡氏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

細註 詔四方 陳皓云詔四方者因蜡祭而詔其豊凶也蜡祭之禮列國皆行之君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妄費也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民社稷輕重之等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亾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

孟子曰聖人云云 文林貫百云是字指百世之師說風是德之流於後世者迺夫是至愚而無分及的人廉是清潔而不苟取的儒夫是至弱而無德的人

集註見前篇出萬章下篇

君以司牧之是君爲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爲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爲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

此章贊夷惠之意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形甸反前篇○朱子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爲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清和德行及人之效

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爲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爲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南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清爲聖人之清和爲聖人之和作用處與常人萬

孟子曰仁也云云　揚明云仁是生生之理人稟以生之身○厤云此章釋道之義當有一人字所謂道不遠人也仁也者人也與形色天性也一般仁者生生之理即人之所以爲人者也降衷之初此理完具原相合而不相離人而離仁則道不可見故合而言之便是道也合者不相離之謂

萬不侔但此孔子猶爲小成之聖耳○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常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爲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雲峯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淸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章言道之切於人意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示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及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

集註外國本云云　蒙引云愚按外國本之說理味俱短而朱子乃謂如此則理極分明何耶蓋惟曰仁也者人也即繼之曰合而言之道也此所以爲孟子議論也若兼義者宜也云云合而言之道也則有何意味

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偹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人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爲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庸偹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各義言親親爲大以仁之事實言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仁爲吾身天理而體仁卽爲率性之道

孟子曰孔子云云　蒙引云去父母國之道及去他國之道也二句是孟子釋之之詞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去就之義

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云此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五常之道尤爲明備云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此章論聖人之去國有道

重出平聲　已見萬章下篇○南軒張氏曰當其可卽是時則接淅而行爲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爲道當去齊之時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晝之濡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能以已是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云云　揚明云尼以絶糧言○圖解云上下指陳蔡君臣言無交是君不用賢臣不薦賢○講述云尼於陳蔡是絶糧時事無上下之交只是君臣不知待賢之禮○蒙引云絶糧者亦止是無上下之交而怀資不足無從得糧耳○燃犀解云君子所賴以行道者全在君臣上下之交耳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推原孔子當厄之故

貉稽曰云云　圖解云大郎甚也本有分辨曰理好反無分辨安加訾議是謂不理于口○蒙引云理賴也不賴於口言壞於衆口也爲人所壞則不足賴矣若賴得他則不爲所壞矣不理之意當如此看○脉云此章言士貴自脩云云○合家云有分辨曰理無分別妄加訾毀是謂不理於口

○孟子曰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此章見孔子所遭之阨

君子孔子也尼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此章見人當盡其在己　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所晏反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里音方言亦訓賴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音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愼曰賴也○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爲衆口所訕也

孟子曰無云云 文林肯云云無傷如言無害一般○蒙引云言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則稽之不理於口猶未害也然出一大字亦可見稽之未爲士也此士字指文王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袁了凡曰按憎正當從心言士爲人所憎惡故於此多口若作增益之增則以下多字重疊矣

詩曰憂心云云 存疑云兩引詩是實稽大不理於口之言尹氏註人顧自處如何是補其意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 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令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新安陳氏曰** 爲士者往往見憎于此多口如語之屢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蒲昧反）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

集註肆發語辭章圖 曰詩傳曰肆遂也承上起下之辭

章圖 云右第十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發言無損自脩之實又曰疑義

可以當之 如見毀於叔孫是也 肆發語辭 **南軒張氏曰** 肆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 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如見囚於羑里是也 ○**尹氏曰** 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新安陳氏曰** 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慍怒況今能絕衆口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東陽許氏曰** 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爲衆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爲衆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已

孟子曰賢者云云　蒙引云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講述云兩箇使字重看上使字以身帥言是化之也則不令而行下使字以命令言是驅之也則雖令不從○存疑云此指當時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歎當時君道之衰

孟子謂高子云云　辨斷張雨若曰介然是分別之意非倏然也山徑人不足罕到豈能倏而成路還是說成之之難惟成甚難而塞甚易方有警惕人意○文林貫旨云今茅塞字影私欲說

此章見為治貴有本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慶源輔氏曰以己昭昭者求之己也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人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牆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况他人乎

此章見心之當養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本心當加存養之功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禮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間去聲斷徒玩反

趙氏曰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慶源輔氏曰禮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罕之茅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其固陋窒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間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

尙子曰禹云云豚云蓋泛之指衆樂

孟子曰何云云燃犀解云謂何所據而言○蒙引云何以言之孟子窮其立言之意也乃只曰以追蠡而已可見其胸中全無所見

集註追鐘紐也云云代醉編十一云焦弱侯曰高子謂禹之聲尙文王之聲蓋槩以聲言未辨其爲何樂而豐氏獨以鐘解之今考追蠡追字都回切音推追琢其音蓋取彫琢之義而字書以爲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衡笄衡笄皆玉飾注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注謂追猶堆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爲推而追推同義楊子所謂搥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虫謂之幹又因蠡虫遂附會以爲鐘紐即周禮之旋虫穿鑿甚矣細詳其義當爲追擊之追無疑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卽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螺卽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卽瘰病左傳爲其不疾瘯蠡是也一盧啓切音禮說文虫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啓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搥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搥也蠡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遠近之故故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圖史合考曰洞天淸錄云趙岐以追爲鐘紐於義未安書家滴粉令墜起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欵文追起者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絶亦非絕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落者爲蠡

集註言禹時鐘云云直註云禹之鐘紐如蟲齧齒而欲絕此必愛慕其音而用之者多故至于此若文王之樂則不然卽見他不及于禹處

曰是奚云云圖解云是字指追蠡奚足言何足以定

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 通旨 朱氏公遷曰此因微戒學者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也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放其良心放心不求皆是此類蓋惰者不能自強慾者不能自克此其所以爲衆人也

○此章見聖樂不可輕說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

尙加尙也 豐氏曰 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 追鐘紐也 紐女九反 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趙氏曰 按周禮考工記鐘縣 平聲 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蠡者齧 齧倪結反 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

豐氏曰 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 涂與途通 容九軌 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凡八尺爲軌廣九軌

禹樂之優也○通義吳氏程曰按車制毎車駕二馬驂二馬城門不能容四馬故爲脫驂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論禹與文王之樂又曰疑義

齊饑云云 圖解云以字作望字看○通義曰爲去聲○文林貫旨云爲是疑詞

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 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 借此以爲鐘歷年久之譬 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 初賣反較也 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此章見知止之義

孟子曰是云云 脉云是字指勸王發棠且爲馮婦見不可爲君子也此句且虛以下講馮婦之事方見不知止意善士淺看只去其角力之習攘臂下車描寫他雄心復露之態悅聵影國人咲只見得義不可爲衆人意輕爲士意重○圖解云趨迎有求助意驗國人望勸發棠○袁了凡刪正云欲以卒爲善士則之作句下爲字上者大之不正與上則之相應亦有理○韻會云前漢鄒陽傳攘袂猶令人言捋臂孟子馮婦攘臂下車云云○直解云以左手把捉右臂曰攘臂皆描寫雄心復露之態

復 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再飢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衆皆悦之云云 直照解云衆皆悦之形齊國人望笑者笑其不知止之只負嵎之虎不可攖如齊王之詩孜猛虎豈復攖于其間○又云笑之者舉責爲善一朝棄之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鄒陽宗氏曰此章明聖賢出處去就之義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爲善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蓋亦足以悦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於衆之悦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勸君以發棠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爲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爲與時變化不主故常惟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爲者以取人之慶快哉○新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飢仁也知時不可

孟子曰口之云云 存疑云此性即食色性也之性蓋氣稟之性也命兼理義以氣言則貧賤不能如其願以理言則富貴不能過其則是皆所謂命也不謂性是以理御氣以理制欲也○蒙引云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其所以千句萬句只是性善者抵是使此抑彼耳○文林貫旨云君子是至命的人不謂惟是安命的意思○杜靜臺筆記云命字專主理言詳中不能皆如其願五句見得富貴之分亦是限於命者或作貧賤以氣言富貴以理言者非是

言而不言知也 通考 朱氏公遷曰此於智之中有制事之義若孔子去魯遲遲吾行與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智之中有愛君之仁又按齊人歸女樂孔子行是孔子所以去之本意膰肉不至而孔子行則以明其用心之忠且厚也

此皆見聖賢見幾之智

此章見子孟子孫子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然有分去聲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則也不可踰越其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

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者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下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此修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

【仁之於云云】又林貫言云義以敬之理言禮以恭之理言智以哲之理言賢字包不賢在内聖人以神化之理言命即道心道性字以理之足於己者言○蒙引云兩箇性字不同兩箇命字亦不同上性字以氣言下性字以理言上命字以分與理言下命字以氣稟與所値言○又云上性字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富貴貧賤而兼稟理下命字指清濁厚薄而兼所値○又云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性善之性○存疑云仁義禮智天道在人有至有不至乃氣之所稟有清濁厚薄是命也然人性本善而氣不能圉之故曰有性焉君子必當從事於學去其氣稟之偏以求其善不可諉之命也愈依小註當兼所稟所遇說方盡所遇如舜之瞽瞍是也但大註不及蓋就其重者言耳【集註】程子曰云云厚薄云云金仁山曰五者之命程叔子清濁厚薄之說盡之

又曰性自氣稟食色而言不謂性兼爲富貴貧賤者言之動心忍性專爲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語意脈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正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朱子曰】橫渠有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蔽

矣夫淸濁厚薄氣也而淸濁發於所知厚薄本於所値自其淸者言之則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節智之於賢否也自能辨聖人之於天道也自不期而脗合自其濁者言之則於父子而仁有所窒於君臣而義有不明於賓主而禮有未合於賢不肖而智有所昏於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脗合此命之淸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子而得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得其君之遇賓主之相敬賢者之相知聖人而必得位得名得祿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觀扈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爲主而晉侯見弱於齊爲賓而魯君不禮於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其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揉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淸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揉相雜而發於心驗於身遇於事有萬不同者淸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不然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兼存兩說者宜比而觀之

[脗合]章圖云武粉反一音泯○黃直翁云無波際貌脗脗吻同口邊也

[伸此而云云]蒙引云伸此抑彼有二說一說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故孟子抑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伸之此大全小註之說一說前段是伸命而抑性後段是伸性而抑命故先云伸此而後云抑彼若依大全則當云抑彼而伸此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性命相參而有以理御氣之功又曰性也之性以氣稟食色言

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作兩般看。

[愚按]所稟者厚而淸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脗武粉反一音泯。[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淸濁厚薄之稟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値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爲所値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雲峯胡氏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淸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思忠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扶又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以伸此而抑彼也伸後抑前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朱]子

言有命之命以理義言命也之命以氣稟言有性之性專以理言

曰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乂不格姦○問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曰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爲有殊矣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爲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

浩生不害云云 講述云通章以善字爲主信即善之實美即善之全大即善之發聖即善之化神即聖也

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曰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慾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顯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此章見爲學者當造其極意）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曰可欲云云 揚明云可欲蓋善乃性中秉彜自有可欲養之眞所謂懿德也○蒙引云可欲從傍人說謂他人見其可欲也

集註 其爲人也云云 姚承庵疑問曰可欲之謂善註解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覺未是言吾性中本有可欲者在吾心只有可欲一念更無惡惡之念渾染於其間如敬修可願一般是之謂善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惡去聲下同）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爲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爲人處心造事行己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己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眞實藥材然後修製以爲圓爲散若是藥材不眞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

有諸已云云　蒙引云有諸已者善實有諸已而非若存若亡也信卽實也○燃犀解云信卽善之無虛假處　集註　如惡云云　大學傳章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云云　志仁無惡　論語里仁篇云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諸已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已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就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已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若以爲已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慶源輔氏曰　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托之意也。○　張子曰　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

充實云云　行明云充實之二字平說非充之以至于實○脉云充實根有諸已來言實有是善力行不已至於充滿而精實不浮虛靈疑粹不見瑕疵曰美充實二字勿平說○存疑云美卽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善處故曰美在其中

於身之謂信　朱子曰　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眞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眞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僞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朱子曰　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淸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慶源輔氏曰有諸已則只是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履踐

〔充實而有云云〕千百年眼云以毛鑠積之雖知丘山無由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即有小光輝大積即有大光輝今善則珠玉也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講述云光輝根充實來充實是和順積中美在其中光輝是英華發外暢四肢發事業大兼於外乎說美以內言大以外言即是光輝未是

〔大而化之云云〕燃犀云化者化其大之迹也是返乎虛光返乎暗若冰之融于日而金之融于火也聖人以全體至極言勿用生安字○蒙引云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存疑云化字都是就形迹言故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

方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蓄積成實然後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引記樂記語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引易坤卦文言 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朱子〕曰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方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

集註 〔不思不勉云云〕八字中庸二十章文 〔非人力之所云云〕梁惠王下篇行止非人所能爲 〔在熟之云云〕六字出告子下篇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 扶又反 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 七容反 容中 去聲 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朱子〕曰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惟無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爲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 **通考** 〔雙峰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

聖而不可云云 蒙引云聖而不可知窮神盡性以至於命者也○又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所謂不顯之德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其妙矣○千百年眼云聖不可知正指其化之至妙者言之也以聖不足以盡之故更著神字而神不至聖外畢竟知聖一等即夷尹孔子可証孔子曰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聖人之上固自有一等神人也若聖神果是一等則孟子亦不該言四之下的名目矣

化之是反之之聖○朱氏公遷曰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曰專言之者凡言資質德性與衆人異者此說性之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所以爲聖之至與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

樂正子二云云 燃犀云是說正子爲善信中人非謂善有餘而信不足○直解云在善信二者之中至美大聖神的地位則資禀有限勞力未完猶在四者之下也○又云二之中中字下字只是言爲善信中人對下字說原無深意驟看把中字看得太泥引從於子敖故時說每云樂正子善有餘而信不足故曰在二者中間信如此說則正子是一半善一半信乎自是未安觀孟子明白許其爲善人也信人也何曾有不足意君若不足意則只說其爲善人足矣何又說其爲

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眞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入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爲全盡純於此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信人高明者許之○薛方山曰余過鄒謁孟子廟見西向配享者惟樂正子一人以其善信足稱也自餘皆無甚聞不能擬孔門之四科 [集註]從於子敖見離婁上篇 [志仁無惡]見論語里仁篇 [顏子好學]同雍也篇有顏回者好學 [具體]公孫丑上篇云具體而微飾 [聖人之止]蒙引云此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旨蓋小註所謂結褁之意南軒王第一條程子王第二條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 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啜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朱子曰]言在二者之中則其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從子敖之事當如惡惡臭而自不嚮邇也 [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聲下同仁矣 [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純粹畧似顏子故橫渠引此立論 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慶源輔氏曰]張子并顏子言之見學之不可已如此○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

[居之安資]云云 離婁下篇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云云 [馴致]易坤卦初六象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本義云馴順習也○綱目第十集覽曰馴松倫反以漸而致曰馴致 [上下一理]云云蒙引云上下一理謂自可欲之善充至於聖神之境至善之域也地有不同理無二致所謂大道一而已矣人性皆善也 [擴充]公孫丑上擴而充之 [章]圈云右第二十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推言人品之高下

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音旬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聲矣 [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有諸已有諸已則止不得自然躐將去故美且大可以馴致不然徒知其善而若存若亡則爲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矣○[新安陳氏曰]此條重在有諸已之信 [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慶源輔氏曰]尹氏上下一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不可得而名故謂之神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

[孟子曰逃云云]微言云兩逃字最有意味逃正是悟機○蒙引云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也○文林貫旨云斯受即舍舊取新的意思

非粗淺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爾○[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懸絶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眞能有諸己勉勉循循充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之聖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此章言衞道者當如是以進人意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

[今之與楊云云]圖解云今謂當世小儒也辨是咎其已往之失○存疑云今之與楊墨辨正與歸斯受之相反言今之儒者楊墨既來歸而乃與爭辨也爭辨者追咎其既往之失

[集註]苙蘭也揚明云苙是拘豚之欄入苙喩其來歸○通義吳氏程曰苙音立闌牢也或從草誤○何孟春餘冬序錄云今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招之苙蓋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治邪說者也今注以苙爲欄也非[招罥也]韻會霰韻說文罥網也一曰綰也今作罥或作羂亦省作絹○通義吳氏程曰罥音眷又去聲罥也[羈其足]通義吳氏程曰羈今作羈係也[距之]章圖云距與拒通用[仁之至義之盡]見于前禮記之語

之新也[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爲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爲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泛也泛者猶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當世小儒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蘭也招罥肩縣反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見聖賢務拔異端歸正之心

孟子曰有布云云 圖史合攷曰讀禮疑圖按織麻曰布折絲曰縷帶穀曰粟脫穀曰米○燃犀云布縷五畝之宅所出征是取百姓蠶織之利以爲用如今之絲綿麻苧是已 粟米之征 又云粟米是百畝之田所出征是取百姓每田入之利以爲用如今之夏稅秋糧是已 力役之征 又云力役是八口之家所出征是取百姓每丁夫之力以爲用如今之當差做工是已凡此皆正賦也 君子用其云云 講述云緩者非不取也待時至而後取也○燃犀云緩字須有斟酌視時之先後事之緩急民之肥瘠而爲之所以民從容辦納也時併三者也 集註今兩稅三限 通鑑唐德宗建中元年兩稅法註謂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月置兩稅使以總之○蒙引云既曰兩稅又曰三限蓋兩

仁之至義之盡也 雲峯胡氏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此章言取民無制之戒意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去聲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 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并用二端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 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

稅三限是當時征役各色朱子此兼舉言者以證不一時并取之意與孟子同耳故曰亦此意也○又云兩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至朱子時又用之故稱今○云三限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迄三時也○又云三限未詳想也只夏秋冬之限如布縷限以夏完粟米限以秋完力役之征限以冬完亦此意也不并取意略同其實所取不止此三者○講述云兩稅謂夏秋二稅三限蒙引謂唐楊炎之法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迄三時也存疑謂宋法夏稅至十一月歷夏秋冬三時秋稅至明年二月歷秋冬春三時二說未知孰是 民爲邦本 書經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章圖云右第二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論征役之法

孟子曰諸侯云云 燃犀解云寶是珍重以可致福而

則其國危矣 慶源輔氏曰此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 潛室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實異矣孟子之意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此章戒時君當知保國之道意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新安陳氏曰諸侯寶

免災故寶之○脉云此章見人君當慎所寶二寶字有寶愛珍重之意易曰人君之大寶曰位土地所以載此位者人民所以守此位者政事所以治此位者故爲三寶寶珠玉則必輕政事無所以鞏固其土地則國壞國壞則身壞故曰殃必及身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治國之大節

盆成括云云 燃犀云是初仕時○又云此戒天下之恃才者才出于氣而有限道涵于性而無窮才本自小道本大然才不害事也有之則爲害矣況所有又小有才乎故足以殺身○又云才不是權謀術數之類有之則爲害○衍明大道廣說○文林貫旨云大道是仁義忠信之道○圖史合攷曰説花建本錄盆成姓括名未詳何國人括有小才未聞大道虞君嘗謂之曰今工者以而巧色者老

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爲吾寶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此章見人不可恃才意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 徐氏曰 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南軒張氏曰 不聞道則爲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爲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

而哀今人不及壯之時是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皆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於無能之軀或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存益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

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賢知人之明又曰由也不得其死是孔子知人之明死矣盆成括是孟子知人之明

孟子之滕云云 圖解云之滕非爲舜出用時○又云館人守館之人 集註 上宮別宮云云 通義呉氏程曰別宮卽離宮舊說上宮樓也或云地名

或問之曰云云 燃犀云或是又是一人非失屨人○圖解云從者指群弟子

曰子以是云云 蒙引云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是指從者來字竊意與下文來者

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爲國者乃信而用之以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慶源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道本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況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原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爲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爲奇則必以料事爲明而駸駸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此章見君子之樂與人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

不拒及註中苟向道而來之來字皆同蓋不爲竊屨來則是以向道之心而來矣○蒙引云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來者是今日向善而來也不是説後日之不善故註云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講述云館人卽上宮主人或人非館人子以爲竊屨來存疑以爲來滕蒙引以爲來學今依存疑説○宜照解云或人此論雖未釋竊屨之疑然設科數語分明天地無不容氣象蓋以聖賢之心發於庸衆之口故記之

集註 門人取其云云 通義吳氏程曰門人說見滕文公首章按朱子晩年以此書爲孟子自著則此等處蓋未及更定耳

章圖云右第三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賢設敎之心

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 與廋同 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 去聲 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慶源輔氏曰 先儒多讀夫子作夫 音扶 子而以爲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

孟子曰人皆云云 摘訓云所不忍不爲是一端之仁義達之於所忍所爲則由能有誠爲全體之仁義矣○通義金仁山曰所不忍下文無欲害人之心也所不爲下文無穿窬之心也達之於其所忍猶云以其所忍猶云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所爲如下受爾汝以言不言餂之皆其類也 集註 惻隱羞惡云云 告子上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惟以爲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織屨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爲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此章示人以擴充其良心 擴充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

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爲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爲者或有時而爲而性亦從而梏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仁義者得矣○西山眞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即義也 通考 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得以事言賜也達下學而上達君子上達慮患也淺故達皆理無不通也家邦必達欲速則不達達不離道達道達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行無不得也授之以政不達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則兼心與理言之

人能充云云 衍明云達與充有別充者充滿於此也達者足此而通於彼之充得盡然後謂之達○脉云無害人即有所不忍無穿窬即有所不爲特點出心字說人本體上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南軒張氏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此其秉彝之不可泯滅者也然有所

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爲矣。而於他則爲之。此豈有異心哉。爲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豈非義乎。自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其愛無所不被。仁有不可勝用矣。自無穿窬之心而充之。則其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卽是所不忍。無穿踰之心。卽是所不爲。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爲以達於其所爲。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通考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

人能充無受云云　文林貫旨云受爾汝之實是亦穿窬之類○微言徐岩泉曰充無受爾汝之實不自心而且實蓋無穿窬之心猶屬畏人知一邊而無受爾汝之實是本心有所羞愧更無一毫虛假所以爲實云云○又王觀濤曰無所往而不爲義就是義不可勝用意○蒙引云其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者乃其實也○通義金仁山曰按朱子自謂註中不分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當從朱子語錄之說夫爾汝者人所輕賤之名也受人輕賤之名我固耻之

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問充無受爾汝之實　朱子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

但能反身而克其無受輕
賤之實則其所爲者無往
而不爲義也則爲字訓作
爲之爲
上未可以言云云 林貫
吉云士只是平常的○行
明云餂者是心上不光明
纔不光明便是不義故曰
穿窬之類○存疑云以言
餂之者爲詭言以探人意
思也以不言餂之者故意
不言以探人意思也曰未
可以言而言者不當言之
言也所謂詭言也○講述
云以言餂人者寓奸黠于
便佞以不言餂人者匿機
巧于隱默皆心術曖昧使
人不測是亦穿窬之類也
○蒙引云上字指在我餂
之之字指在人○此以上言猶論語色厲內荏指當時大人言也○味之類二一字此正註中所謂
特舉以見例者也

之實○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
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
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
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新安陳
氏曰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謂惡
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己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
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
之實行則所爲無往非義矣意義較明白○慶源輔
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
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
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
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
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
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爲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集註 餂探取之也云云 圖
史合攷曰西溪叢語趙岐
注餂訓取孫奭音義曰古
本及諸書並無此餂字
按方言有餂字郭註云音
忝謂挑取物也今字從
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
也說文以忝爲重厲乃音
纖廣韻餂字兼有忝纖二
音玉篇食字部有餂字部
有餂字註音遠兼反古餂
字又廣韻餂音甜餈麥餅
也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
於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
獨廣韻去聲餂音他反取
也其義正與孟子合孫
奭曰本亦作餂音奴兼切
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

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平聲（探取人情的）
殄可以言而言隱默可以言而不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
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例明形甸反
必推無穿窬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上聲
其無穿窬之心也 朱子曰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
說自家却强說幾句要去動人要
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
爲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不直心而
私意如此便是穿踰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
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後

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章圖云右第三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教人擴充仁義之心

專言義何也曰仁只是一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緒多又問人能充無穿踰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人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之也是展開去充者塡滿也須塡塞教滿○【南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諂爲悅者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爲容者乎以是爲穿窬之類者似若有取之之心故耳此章始言仁義而未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爲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爲穿窬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踰之類故集註亦以爲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雲峰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爲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不爲之心而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終始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推其所爲一句爾非朱子孰能發之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餂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

孟子曰言近云云 蒙引云言近而指遠求之經傳如谷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人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理皆見於言外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則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之理皆見於言外矣又如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則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矣又如顏淵之論御馬輪扁之論斲輪皆即目前近事而發無限理趣又如云洒掃應對上便可至精義入神道理會點言浴沂風雩之樂便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此類甚多皆非工於言者所能到也○圖解云不下帶極形容其至近○燃犀解云言卽言道之言近是切近指是言中含蓄的旨趣施只是守中溢出的精神玩施字只舉而措之勿大着力○杜靜臺筆記云君子之言也何離是申明言道之善其實重在君子二字上

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以擴充此義所當深玩〔通考〕〔朱氏公遷曰〕此因其良心主乎學力而言仁人心也章末專言仁人皆有所不忍章末專言義蓋仁體統人不違仁則義在其中義頭緒多不爲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此章示人以言行之準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劫〕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奸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朱子曰〕就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約了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去逐頭面理會也〔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

君子之守云云 燃犀云守其不下帶之道不泛用其精神○文林貫旨云脩其身是誠意正心以自脩其身天下平是明明德於天下人人各脩其身的意思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施博者固存乎約也不下帶而道存言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在身中事在目前者耳而至理初不外是也脩身面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云云　衍明云人病之二字作句。○燃犀云人病人田、人病已田、指身人田、指天下。○存疑云所求於人者重專欲治人也所以自任者輕略於自治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之言行

孟子曰堯舜云云　圖解云性者與性之不同之指道言者指人言堯舜乃是天性渾全的聖人○衍明云性者與性之俱是一意但之字以道言者字以人言○直解云之字以道言此章者字以人言○合參云前曰身之此曰反之乃反之之功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此章示人希聖之則地意）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烏故反）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

集註性者得全云云　通義程氏復心曰此言生知者也氣稟清明故其所得天理無所汙壞既無汙壞則自然不假脩為此乃聖人之極致也。反之者脩云云　又云此言學知者其初氣稟不能無蔽必賴人力脩為克去其偏而復其全則與聖人無異矣

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略成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通曰朱氏公遷曰此以德

動容周旋云云　圖解云動容舉一身而言所該者廣周旋即動容中之細微曲折言　哭死而哀云云　蒙引云蓋人之哭死而哀多是爲生者非爲死者便是不誠○圖解云非用情於生者而推愛于死者乃其天性之慈自然爲死而興哀也○蒙引云經德常行也常行一循乎直道正理而無所回曲非欲以求聞於人而干祿利也○游立軒說筌云此下二節是因言堯舜湯武而泛言性者之德反之之事非專就四聖言也○焦漪園曰聖人言語自然可行非預期可行而後爲此言也正即正助忌之正

性言聖人之身之兼用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問信言語以正行莫

君子行法云云　揚明云君子泛指反之者法即日用動靜所謂心矩身律也○蒙引云法正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又云命字兼吉凶禍福君子之行法盡其在我者而已　集註　董子所謂云云　前漢書董仲舒賢良策文也○通義金仁山曰董子董仲舒前漢書有傳答江都易王曰仁人者云云程子始表出之朱子白鹿洞學規以爲處事之要

無害否　朱子曰　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爲而然也○　慶源輔氏曰　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强持守之意方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爲之者哉　故集註斷以爲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去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程子曰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朝聞云云 論語里仁篇朝聞道夕死可矣

章圖云右第三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聖人之中而以其人品言命以氣言

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惟聞道故生順死安雖夕死亦可惟行法故禍福皆一聽天命其意相類。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為度法由我立命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誰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己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己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

孟子曰說大人云云圖解云說是遊說說大人以在上言藐是輕其富貴非輕大人○發明云藐者藐其巍巍乃輕富貴非輕大人○存疑云君子畏大人孟子亦曰齊人莫如我敬王此曰說大人則藐之者自說時言也然非其中有以自守則祇見夫崇高富貴之為事其不動心而長惰者寡矣曰在我者皆古之制可見有以自守矣

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此章示人以遊說之道說音稅。藐音邈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和靖尹氏曰藐者止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為事而惜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

堂高云云　圖解云八尺曰仞○揚明云七尺曰仞○文林貫旨云得志是居尊貴的位下倣此○揚明云般樂是般旋而樂田者火刈艸而爲防以取禽獸獵是總名○衍明云古之制字即衍法法字要之不外居仁由義○蒙引云皆一字所該固廣

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眞能畏大人者○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懾懼而得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爲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懾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强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集註榱桷也題云云　蒙引云榱桷也題頭也榱有數尺之長桷頭安得有數尺之大曰此頭字乃桷之名數也如云桷一頭二頭即桷數也柱之頭尚無數尺者況桷之頭乎○圖史合攷云榱椽也秦謂之榱齊謂之桷周謂之椽○爾雅云桷謂之榱洪武正韻曰題榱頭也以玉飾曰璇題一曰壁璫

榱桷音角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南軒張氏曰藐讀如眇左氏曰以是藐諸孤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爲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淺則見誘之小後之爲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

章圖云右第三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富貴之勢而見君子之操守。

孟子曰養心云云　存疑云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之所不能無豈能斷絕得要有節耳多欲是無節寡欲是有節多欲則心逐於欲而不在軀殼之內故曰雖有存焉者寡寡欲則此心不在於欲常存軀殼之內故曰雖有不存者寡矣○蒙引云此章當以心對欲看○養心則養性在其中○袁了凡刪正曰寡字要看得好不是說去了七八分留一二三分爲寡一明之門纖塵若翳全躰皆迷豈容留得一分寡欲對無欲看本欲蕩滌淨釋而未能無微且從寡上做工夫欲動于心卽以道制漸漸輕省徒消舊障莫染新塵欲起卽覺覺之卽除未能保其不起故不言無而言寡耳

集註

所不能無　淺說曰註云雖人之所不無無字與聖人無欲之無字不同大抵學者寡欲聖人無欲

爲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爲勢所屈。使其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爲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此章示心學之要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

寡者有節而不至於流耳未能無意也在聖人則循其所當然而心略不爲之動也非絕去聲色臭味而不與之接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理欲相勝之機

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蔡氏曰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朱子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貪要。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分雜了。只減少便蔪不得此心。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

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焉○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只受一大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南軒張氏曰寡欲爲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爲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爲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淸明高遠者爲無窮矣○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於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淸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眞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主則用力難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涵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與饑者甘食章皆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欲相爲勝負其要在寡欲二字一章言天理者人欲之害其要在無以爲害四字○董氏彝曰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助此內外交相培養之

[曾晳嗜云云]人物考云曾點字晳參之父蓋狂者也○陳錫玄名物考曰埤雅云按爾雅棗壺棗郭璞注云今江東呼大而銳上者爲壺棗壺猶瓠也子細腰者爲轆轤棗又有狗牙雞心羊角獼猴牛尾實小而圓紫黑色者曰羊棗

[公孫丑問曰云云]講述云諱名不諱姓是借言以翻同獨之意存疑謂親之姓名未是蓋親名何待言諱親姓即己姓也只泛說爲當○季彭山曰諱名不諱姓從父沒後言蓋古者死無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于是乎有諱不忍也

道也寡欲者養心之道而存心者又所以養性也。然心者性之郛郭。性者心之實理。心既養矣。則性安有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養心則養性在其中。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此章表曾子思親之心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集註肉聶云云]禮記少儀篇註云聶之爲言牒也說文牒薄切肉也亦作聶聶直渉切

(章圖)云右第三十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大賢孝之一節

[萬章問曰云云]揚明云初是過高脫略之初心不忘不改也○脈云一說初是最先第一念在者不染世情不鑿本性是是非非一毫不從轉換故能不忘其初心○袁了凡曰不忘其初不是不能改其舊初是最先第一念在者不染世情不鑿本性是是非非一毫不從轉換故能不忘其初心

[集註此語與云云]見公冶長篇

肉聶而切之爲膾。聶之渉反。諸見論語鄕黨篇膾不厭細章下。炙之夜反。音隻。肉也。[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再沒而杯圈不能飲。不忍故也。○[新安陳氏曰]不諱姓。喩食膾炙。諱名。喩不食羊棗。[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梧岡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晳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

孟子曰孔子云云 蒙引云其次專指狂者答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獧○文林貫言云次是次於中行單就狂邊說

集註據論語 見子路篇

曰志大謂狂畧於事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見又直欲躐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

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畧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去聲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次謂狂者

敢問云云 淺說云敢問魯國之士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云云 琴牢孔子門人衛人一字子開事見左傳昭公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止之○代醉編七云論語琴張左傳亦有琴張王應麟曰論語注謂子張善鼓琴可發一笑

牧皮 人物考曰牧皮黃帝臣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晳為友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形甸莊子○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反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於宜反子貢趨而進曰

集註季武子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叔也。事見論語出先進篇 細註 倚門而歌 陳皓云若倚門而歌則非禮矣其亦狂之一端歟記者譏曾點之廢禮也

曰其志云云 圖解云古之人是形容其前無古人意非止企慕古人○講述云夷平也承古之人來緣他說得忒高了且以日用常行道理平平考之其行亦未如其言也○申瑤泉躍淵云夷考者以其動輒稱古人之言與其作為處比並看則不能掩覆其言也○千百年眼云夷平也夷考其行謂考其平日之行也時解以行不掩謂是行不踐言大不濟事不掩是踐踐朗朗底模樣此正見他簡處據其意不可一一世宜其飾智以驚愚及乎考其行沒一此遮掩以自盖是一言一行便可想狂者之胸次便是入道基址勿作不掩言看說○燃犀解云夷正也將其言與行並比只一味率直○蒙引云至夷考其行則又不能如其言此所以謂之狂

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音烏知禮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聲平。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敷救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

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慶源輔氏曰曾晳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於事為其志直欲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誣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又云云　燃犀云得是多得○蒙引云此又承上文言云云此之狂者又其次也○講述云是又其次是又中道之次也一説上言不可必得故思其次是次于狂者但狂狷資品難分高下究竟有成又是似不可爲狂之次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獧者行之過○〔南軒張氏曰〕中庸云知者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之其獧者歟鄉原即所謂小人之中庸也○〔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獧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数多獧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数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后爲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獧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爲不潔而不屑爲之也

孔子曰過云云　文林貫旨云門是墻外的大門室是堂室○李文山傳翼曰孔子曰四句是孟子述孔子言孟子因説孔子所以取狂獧者如此直説其所深絶者則惟鄉原之善乎道者也故萬章承問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若既是萬章述言何文多添一曰字即此又一見更詳之○袁了凡曰孔子曰一段詳上下文氣似孟子所引自論狂獧而及鄉原也註以爲萬章所引姑從之○蒙引云狂獧之外又有此一等人也○鄉原二字鄉有意思○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獧者行之過而知不及鄉原心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德之賊德即中道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克用反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原愨以敦比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先化而原躁者先化而愨是明主之功也○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故鄉里所謂原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

曰何以是云云踽踽涼涼 燃崖解云踽踽是立己嚴峻涼涼是待人疎薄 生斯世也云云 又云此是孟子度鄉原之意而代之言非鄉原寔有是言也○又云善是要人許其長厚○存疑云生斯世也爲斯世也言不可與人異也此便同流合汗處

就爲幸淺惡去聲而痛絕之也以上釋孔子語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爲善不惟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遂以爲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爲說以原爲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爲原則亦非眞愿者也

鄉原曰何以是嘐嘐也此下五句訕狂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邪俗作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鄉原之言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遠廟曰祧奄如今之宦者祧他凋反。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此鄉原之行也行去聲朱子曰鄉原務爲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

集註閹如云云 韻會鹽韻說文閹豎也宮中閹閽閉門者廣韻男無勢精閉者今謂之宦人或作奄周禮奄人

萬章曰一鄉云云 燃犀云萬章曰公論出于一鄉一鄉皆稱原人焉則是無所往而不爲謹原之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蒙引云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謂人皆慕而效之也○文林貫旨云皆稱如言通稱意

曰非之云云 圖解云非是大槩說他不是無舉非眞無可舉只因掩護之巧耳刺是細舉之而攻擊他無可刺非眞無可刺只蓋藏之密耳○文林貫旨云非是大槩說他不是舉是提的意思刺是擊刺乃細舉他不是而責之無舉無刺是因他彌縫之巧文飾之周故耳○蒙引云非輕刺重云云○徵言徐徵弦曰非之刺之人心好惡之眞也無可舉無可刺鄉原機械之熟也○燃犀云汙世是汙濁世同流同汙是自托于違人之和光而曲爲俛仰調停之術○文林貫旨云居是存心忠信是誠實的意思行制行廉潔是不苟取○蒙引云自以爲是一句最重猶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以居之不疑也

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爲己不爲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閹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朱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爲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爲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爲原人而孟子以爲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

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眞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爲是所以卒爲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爲德之賊也○慶源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爲謹愿故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故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則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中至正眞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孔子曰惡似云云 諸說辨斷云孔子惡似而非謂本非而疑于是所以可惡惡莠以下明所以惡似而非之故專重末句不倍理曰義不欺人曰信佞有才智所言像有一良精確的道理故亂義利口未必有才智但口能捷便順利似出情寔不曾粘點一般故亂信亂德德字據註即中道勿說忠信廉潔孟子語不可入孔子口氣中惡與恐字緊緊丹應恐之所以惡之亂者眩亂莫辨之意
○王龍溪曰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爲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爲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爲害信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獧者故不獧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爲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

集註 莠似云云 圖史合攷云狼莠俱是害稼者蓋苗既似禾實亦類粟

紫間色云云 新安陳曰朱南方之正色合黑白而成紫北方之間色

君子反經云云 君子反經云云千百年服云君子字是主張此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爲堯舜窮而在下則爲孔子不可專主在位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圖解云經卽堯舜所傳之常道○蒙引云經卽上文所謂德註中所謂中道也自父子君臣之間以至一應事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引躍云通章重一道字道卽萬世經常之道堯舜孔子之道也

集註 濟韻會云事遂也

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平聲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旣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通考 吳氏

章圖云右第三十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義狂獧之志節而明鄉原之心術

程子曰回互委曲掩覆也是非以下八字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去聲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問反經之義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旣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爲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

孟子曰由云云　蒙説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中而已矣惟精惟一所以執此中也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聖聖相傳亦豈有外於此哉是故精一執中發之於堯舜而道統之傳始於此由堯舜至於湯云云○脉云此章首三節歴叙道統末節寓自任意○燃犀云見知見自見于心而知若禹有執中之命皐陶有典禮之謨聞知是自聞于心而知即湯聖敬日躋之傳○文林貫旨云見知是親領其傳的意思聞知是傳聞於後而得知其道意○蒙引云精一執中之旨堯傳舜而舜以傳禹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之大道皆皐陶發之且民協于中罔或干予正皐陶之有功於斯道大矣其爲見知堯舜也爲何如○高中玄曰此章盡是孟子自任之意也大旨謂聖人者必有見而知之者忿之於前而后聞而知之者得以承之於後蓋振古如斯也

以君子反經爲説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説日新月盛其出無窮益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揣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反經之説實辯異端息邪説之大權也○雲峰胡氏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聖人相傳之説繼之不無意也。

此章歴叙道統之傳而寓自任之意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歳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集註引此道　蒙引云其道云何即精一執中而已

趙氏曰五百歳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通考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巳會之末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歳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歳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歳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歳在己卯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歳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爲酉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歳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歳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歳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雲峰胡氏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由湯至云云　燃犀云伊有一德之訓萊有建中之誥皆自見自知　若文王則云云　又云觀緝熙敬止之學知道在文○蒙引云伊尹與湯咸有一德其見知莫加於此矣則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義皆實虺發之則其見知於湯也爲何如　集註　萊朱云云　人物備考二十四云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蘬奚仲之後也

但論語以行言故以歷道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眞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説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言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皐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皐可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皐獨曰謨益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禮皐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虺許偉反相去聲○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

由文王云云若太公云云　燃犀云呂有敬義之戒散有彝教之廸皆以心爲見　集註　散氏宜生云云　人物備考二十四云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圖史合攷曰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　子貢曰文云云　論語子張篇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于仲虺誥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言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文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經臣敬勝怠云云見於丹
書[書曰茲云云]見君奭篇
[由孔子而云云]講述云此
爲孟子卒章與堯曰爲論
語終篇皆意俱是以道統
自任○圖解云聖人指孔
子[然而無有云云]衍明云
末二句上爾字以見知言
下爾字以聞知言○千百
年眼云然而無有二句此
孟子一片憂勤惕勵之心
蓋既已私淑而又恐其不
得與于斯文道統遂絶也
作自任看者吾不謂然○
圖解云爾字指見知聞知
說○燃犀云爾字勿泥見
知聞知只云倘此時無有
知者衍如綫之脉○文林
貫旨云二爾字俱作如此
字看○通義許白雲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此章大意謂占五百年必有聖人與在當
時必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必有聞而知之者今去孔子之世僅百年而顏曾輩已亡已無有如
是見而知之者恐此後遂無有如是聞而知之者蓋孟子惜前聖憂後世之心眞切感人而孟子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或曰尚
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爲見文王之道
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
大公孰發之書曰茲廸彝教則
彝倫之敎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聞知

鄒魯接境見居之近

林説朱説見知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通考][趙氏悳曰]孟
子之生雖不可知

自任道統之意亦不容讓謙矣○燃犀解云今日既無見知則將來并無聞知○袁了凡曰此孟
子以道統自任之意世既不遠地又相近然而見知者既無有乎爾則他日聞知者亦無有乎五
百年必有聖人與是聞知者他日所必有矣則今日豈無見知者乎[集註]林氏曰云云 高拱云依
林說是謂見知聞知之必
無也不惟非孟子之意而
先后語氣不相應亦自不
成文理且既謂決無見知
聞知者矣乃言世之未遠
何也而又言居之甚近何
爲固知其必不然也

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
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
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二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
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鄒孟子必生於穆
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
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
可見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
矣。

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其反有聞而知之者乎

[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
心歷聖同道道統綿綿相續不絶者實賴同時之見
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
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
其未遠也孟子鄒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
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

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皐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雲峯胡氏曰。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通考 東陽許氏曰。爾如

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然而無有乎爾。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以亡矣。須將此一節於串之下。乃見意。

愚按 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 新安陳氏曰。此申言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己。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新安陳氏曰。申言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俟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己為

程子接孟子之絕學者張本矣。其旨深哉〔雲峰胡氏曰〕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爲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契黙而識之。不言而信此其爲神會而心得之者歟〔通考〕宋氏公遷曰聖賢或正言以叙道統之所傳或因言而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爲任或謙不敢當語不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己復禮之功。吾道一貫之旨。乃其正言者若喟然之歎。三省之學。如愚之氣象皆因言而可見者也。又竊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舜文武言子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亦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前而堯舜之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亦文王之道也。近舉文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

〔元豐〕宋神宗曆號

〔潞公文彦云〕排韻云文彦博字寛夫凝簡端重歷事四朝云云又云契丹使來聘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拱手曰天下異人宋哲宗朝以太師致仕封潞公謚忠烈

〔淑諸人〕離婁下篇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貿貿〕章圖云音茂櫌旁註目不明之貌

必疑其言之異也。○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平聲)學不傳千載(音宰)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音茂)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雲峰胡氏曰〕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文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先生生乎

煥然 煥字彙曰音喚光明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述道學相傳之統

千四百年之後。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至明道生大約年數如此。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雲峰胡氏曰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聖之相傳者非徒爲其行道而言實爲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學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與孟子之意脗合故集註述之。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明道二字。去聲 情實也名稱其實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遂驗也。○雲峰胡氏曰所向者入道之始事。所至者造物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足以知明道。不能眞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爲明道矣。眞知明道則眞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新安陳氏曰朱子繫以伊川此說者是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神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有如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絶學至是而果有傳也。觀韓子所謂堯

以是傳之舜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察朱子所刻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絕而復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通考】

【吳氏程】曰或疑伊川以明道上承孟子不及濂溪此蓋明道門人推尊稱美之辭見於伊川敘述而朱子深然其說要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之經者爲多故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朱子序大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續千載之緒良有見矣○愚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貼體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爲多亦可槩見耳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終

朱考亭四書註釋已成聖賢之正意粲然于世皇明初大全書一出悉提先哲之要自是以來諸儒異同管見强肆解剥各生多岐之愁不知其幾百家皆亂其眞就中虛齋蔡介甫出於其間著蒙引

以解其惑實尊信吾朱夫子
者也
本朝刊行大全有年于茲人
易步聖域之捷徑一日書林
之客來請贊考徵於卷首大
凢衆說之符朱意緊以録之
如虛齋十得八九間亦附一

二之異見倍以顯至當之正
理是欲為後進討論之一助
可謂希朱之素志也然則别
專私議謗削朱註之徒朱門
之異端俚儒之好事也古昔
如此况於今哉僭以跋
元禄辛未年閏八月穀旦

荔齋熊谷立閑子靖甫書

元祿四年辛未九月日　洛陽書肆藏版